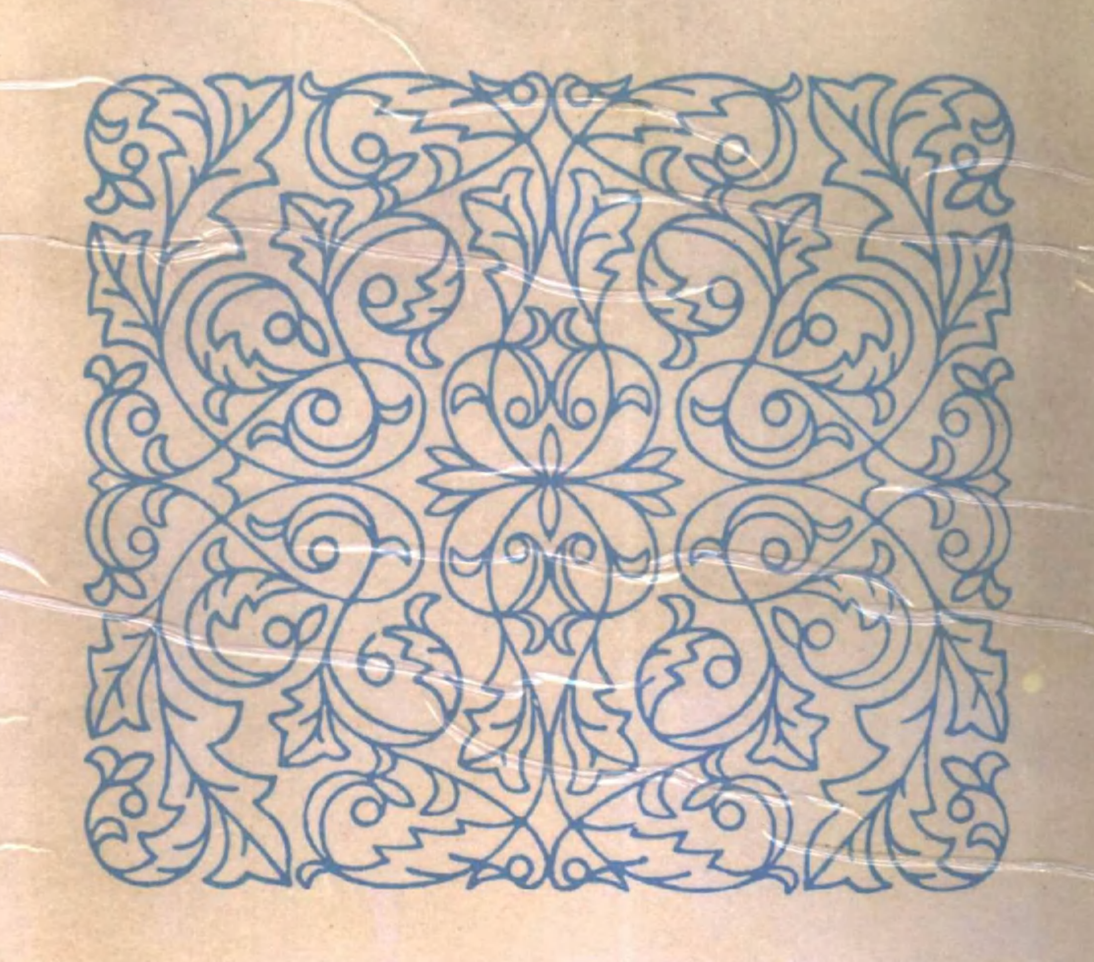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86·



民國叢書

第四編
·86·
歷史·地理類

邵念魯年譜　姚名達著
厲樊榭年譜　陸謙祉著
全謝山先生年譜　蔣天樞編
牛空山先生年譜　蔣致中編
吳松厓年譜　王文煥著
林文忠公年譜　魏應麒編
孫詒讓年譜　朱芳圃編
皮鹿門年譜　皮名振編著

上海書店

吳松厓語錄

官不必大，惟其稱；詩不必多，惟其工。（晚翠軒詩序。）

古人隱於令者多詩材：河陽之花，彭澤之秫，羅浮之梅，秋浦之月，其大較也。（馬讓洲詩序。）

學詩者日趨便易，類多疏古而親唐。即間有好古之士，亦耳食成言，往往過分軒輊：如愛漢魏者，則薄六朝；愛左郭者，則薄潘陸二張；愛陶鮑三謝者，則薄梁陳周隋諸作。自鄶無譏，拘墟已甚。不知詩有大家，有名家，亦有未能名家，而單詞片語，卓然不可磨滅者，安得舉一而廢百乎？（律古續稿自序。）

詩者乾坤之清氣，肺腑之靈機也。得其趣者，雖學有淺深，工與拙半，然即可以免俗矣。故不學詩者，凡飲酒，看花，遊山，玩水，若無一而可焉。（會寧吳達叔詩序。）

子杜幕嚴，務觀幕范，兩公固皆帥蜀，而賓主俱工詩，故能有針芥之投，喁于之唱。使非其人，而杜即湖南，陸亦山陰矣。（石田詩鈔序。）

近騷者詩高，近文者詩卑。唐宋之關，實分於此。（牽絲草序。）

游覽多，則詩之境界寬？推敲久，則詩之格律細；別擇嚴，則詩之門戶眞。（仝上序。）

作詩之根本，繫乎性靈。（劉戒亭詩序。）

漢人重班固而輕崔駰，梁人嗤張率而服沈約，彼徒震驚其名望耳。（雨春軒詩序。）

詩無盡境，而久則愈工。故古人晚年論定，輒自悔其少作。（李坦菴詩序。）

吳松厓年譜

一　導言

吳松厓先生鎮的名字，現在知道的人怕莫有多少。我在蘭州第一師範讀書的時候，狄道同學常談及他們故鄉詩人吳松厓逸事，在課餘飯後消遣。奇怪！吳松厓三字，好像和我有宿緣，破題兒第一遭聽見他的名字，恍若是一個遠隔天涯的故友，早已認識。胡適之先生說：『我是愛打抱不平的，生平最喜歡表彰那些埋沒了的學者和文人。』胡先生的這話，我是很誠懇的表同情。像吾甘詩人如吳松厓先生，任教他埋沒一百三十多年，能不表彰嗎？因此留心找尋先生的遺著，或者有關於先生的文字，探討松厓先生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小倉山房尺牘有與臨洮吳信辰先生書一文，說先生的詩，『新妙奇警，轢人目光。』袁簡齋

（枚）先生，『備山林之清福，享文章之盛名，百餘年來無及者。』對先生的尉這樣推許備至，雖然不是『一經品題，聲價十倍；』但是先生的詩，有足供人探討的價值，無庸再事狐疑。在近人所編的清史列傳文苑傳卷七十一有吳鎮（松厓）寥寥百餘字的一篇小傳，是千篇一律的官書式的刻板文字，也不能窺見先生品學的究竟。不過在這篇傳裏說先生：『詩名滿人間。』有這樣的兩種評語，節錄如次：

『三原劉紹攽（九畹）謂其（吳鎮）與建安大曆諸子揖讓一堂。王鳴盛（西莊）亦謂秦中詩派，自孫枝蔚（豹人）李因篤（天生）王又旦（山史）後，惟鎮爲絕倫云。』

甘肅說是『羲軒故里，文化淵源。』但到近世紀以來，一般人以爲甘肅文化，一落千丈，求一個『詩名滿人間』的詩人，眞如『鳳毛麟角。』這也有種種原因：甘肅遠代且勿論，自明清以來，如慶陽李空同夢陽，鞏昌胡可泉纘宗，平涼趙浚谷時春，秦安楊碩亭于果，胡靜菴釴，階州邢雨民澍，武威張介侯澍……諸先生；努力於學問的人也不少，傳之於世的祇有此數人。（這就當時諸先生著作刊行於世者說。據現代說：除李空同夢陽先生而外，其餘諸先生，皆少人知者。）一則甘肅少達官顯

宦，為之吸引。「一子成仙，七祖昇天。」從前印刷維艱，付梓不易。既少達官顯宦有氣力者謀以付梓，拿私人平民的力量，想把著作刊行於世，那是頂困難的一件事。二則甘肅人情敦樸，遲滯，事事怕出頭，即有著作，往往存「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心理，年代一久，名山不易藏，其人也未碰到，底稿為不肖子孫所散失。就我所知，有清晚季以來，如伏羌王心如權，靜寧趙吳山貢玉，王濤山騰都是吾師尹文卿世彩先生詩云：「邊徼人才難顯達，試看禹貢疏洮河。」的確，事實是這樣告訴我們。松厓先生「詩名滿人間。」「與建安大曆諸子，揖讓一堂」能繼「秦中詩派，」孫（枝蔚）李（因篤）王（又旦）諸先生而起，益堅我表彰先生的決心。後來由友人處得到一部松花菴全集，發現先生許許多多事蹟，遂開始撰這年譜的工作，經三月而始成。

先生說：「大丈夫事業殊途，要當自有千古。」（石田詩鈔序。）又說：「宦不必大，惟其稱；詩不必多，惟其工。」（晚翠軒詩鈔序。）先生把事功和文章，看得並重。把文章不朽的價值，擡的很高。打破中國傳統思想的說法以為「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狹隘低卑的實利主義。先生以為人各盡所長，而分工做事。祇要各人把所做的事弄得精微美好，做出成績，便可垂於不朽，使「自有千古。」不

一定作詩的文學家就不如作事功的政治家，也不見得政治家的地位高於文學家一等。總之作官（政治家）要夠得上一個『稱』字，作詩（文學家）要夠得上一個『工』字。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論語）以文藝當爲德育輔助，即爲倫理的附庸而無獨立性的中國社會裏，（不獨中國，全世界大多數的文論家都如此說。）先生能有這種驚人的見解，值得探討發掘，供獻於世。先生又說『公（沈寓舟）寓皋蘭日，予時弱冠，方以明經謁選。公曰「子不求讀書萬卷，而遽求一官乎？」予遂幡然作傳世想。』（擬五君詠，沈寓舟副使自注。）是先生的雄心壯志，要把他的作品傳世。況又說：『狄道先輩有張康侯牧公，及前安定縣令許鐵堂者皆眞正詩人也。……表彰前賢，此係吾曹之要事。』（與袁簡齋書。）聽！聽！我們生當先生之後，應當怎樣纔對得起先生呢？表彰先生難道不是我們的要事嗎？

先生詩學的價值究竟如何？除上引文苑傳一段話外，再看當時一般人的評論：

袁簡齋（枚）說：『先生之詩，深奧奇博，妙萬物而爲言，於唐宋諸家不名一體，可謂集大成矣。』又說：『吳詩奇警。』

王西莊（鳴盛）說：「詩益擺脫羈束，酣嬉淋漓；如有芒角光怪，歘射紙上，不可逼視焉。」

李實之（華存）說：「先生詩溯源風騷漢魏，根柢三唐，而出入於宋元明諸作者，以故精深雅健，樸老雄渾，卓然自成一家。」

楊蓉裳（芳燦）說：「文采之富豔絕倫，……聲律之細，如八音迭奏，鏗鈞鏘然；五色相宣，錦繢爛然。」又說：「先生詩高古雄邁。」

胡書巢（德琳）說：「洮水吳信辰明府，博覽羣籍，兼長於詩。關中自李天生（因篤）孫豹人（枝蔚）諸公後，明府乃繼起者也。」

張鶴泉（世法）說：「松厓先生，名重騷壇。所作詩古文，……性情氣骨，流露於千餘字間。而朱聯錦簇，色色鮮豔，所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湧出者。」

以上諸先生評語歸納起來，可得三點：

（一）先生詩學的淵源是「溯源風騷」以至於漢魏唐宋元明歷代作家的成品，先生冶諸一爐，千錘百鍊，在秦中詩派李（因篤）孫（枝蔚）王（又旦）諸先生而後，「卓然自成一

家。」「名重騷壇。」

（二）先生詩學的技術：因爲先生「博覽羣籍」纔能「妙萬物而爲言」做到「精深雅健。」「富豔絕倫。」更能「如八音迭奏，……五色相宣。」「珠聯錦簇色色鮮豔。」

（三）先生詩學的個性：先生是極有豪放氣概的，「踔厲風發，卓犖不羣」（傳略）所以先生的詩，是「高古雄邁。」「樸老雄渾。」「有如芒角光怪，歘射紙上。」有「奇警」語句，「性情氣骨，流露於千餘字間。」

先生具有詩學的天才，「年十二，即通聲律。」（傳略。）好的天才，還要好的環境。梁任公先生說：「我們國裏頭四川和江西兩省，向來是產生大文學家的所在。陶淵明便是代表江西文學第一個人。」因爲江西「北襟江，東南吸鄱陽湖，有「以雲爲衣」「萬古青濛濛」的五老峯，有「海風吹不斷山月照還空」的香爐瀑布。」就是我們中國詩人一千年來謳歌的天國廬山的鍾毓，才產出冲遠高潔詩人陶淵明。松厓先生的故鄉如何呢？王西莊說：「山有朱圉鳥鼠，水有洮汧渭沮漆，其風土高厚而峻拔，畸人逸叟，產乎其間。」（松花菴詩集序。）這些門面話，到不如先生的我憶臨

洮好十首，對於故鄉風物，有真摯的描寫，細膩的體認，很富人生美的情緒和美的生活。(就大體說)

試看：

「我憶臨洮好，春光滿十分。牡丹開徑尺，鸚鵡過成羣。渙渙西川水，悠悠北嶺雲。劇憐三月後，賽社日紛紛。

我憶臨洮好，真於盛夏宜。南山驚積雪，北戶怯涼颸。簫鼓官紳集，鶯花仕女知。柳陰閒把酒，揮扇是威儀。

我憶臨洮好，秋天爽氣新。牛羊皆可酪，蠅蚋不勞嗔。毛褐裁衣厚，明醯釀酒醇。東籬殘菊在，西望更愁人！

我憶臨洮好，三冬足自誇。冰鱗穿甑鯉，野味買麏麚。靄靄人如日，飄飄雪似花。年來青稞賤，到處酒能賒。

我憶臨洮好，山川似畫圖。高岡真產玉，寒水舊流珠。雲影迷雙鶴，濤聲落萬鳧。曰歸歸未得，三徑日榛蕪。

我憶臨洮好，州如太古閒。譽髦咸鄘伯，野老話椒山。花繡摩雲嶺，冰開積石關。壯猷辛與李，搔首鬢毛斑。

我憶臨洮好，詩家授受眞。高岑皆幕客，白賀是鄉人。山水今無恙，文章舊有神。二張珠玉在，後起更嶙峋。

我憶臨洮好，流連古蹟賒。蓮開山五瓣，珠濺水三叉。蝶躞胭脂馬，闌干苜蓿花。永寧橋下過，鞭影醮明霞。

我憶臨洮好，靈蹤足勝遊。石船藏水面，玉井瀉峯頭。多雨山皆潤，長豐歲不愁。花兒饒比興，番女亦風流。

我憶臨洮好，城南碧水來。崖飛高石出，峽斷鎖林開。靜夜魚龍喜，清秋虎豹哀。何時歸別墅，雞黍發新醅？」

先生自幼就陶醉在這樣美好的環境裏，孕育成他酷嗜詩學的天才。後來官興國州牧，又做沅州知府，是「濟湘沅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或「朝發湘渚兮夕宿辰陽。」或「朝發軔於蒼梧

兮，夕余至乎縣圃。」原來就是「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的南方平民文學開山祖師一生愛好天然的絕代佳人屈靈均（平）的故鄉。先生傲遊其間，恣意放浪山水。「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沅有芷兮澧有蘭。……」這種自然之美，與心靈相觸逗，詩興的逸趣，怎的不從心靈深處迸出呢？王西莊說：「松厓由乙科起家，官興國州牧，進沅州守，蓋不但鍾秦隴之靈，鎮西傾諸山，河汧諸水之秀，得其高峻雄拔之氣，以振厲毫楮；抑且縱覽三湘七澤，挹澧蘭沅芷之芳馨，取楚騷之壯烈以爲助。」（松花菴詩集序。）先生自也很明白地說：

「此州（興國）案牘十陪陵邑，而勸渠履畝，得詩較齊魯爲多，抑亦江山之助也。」（松花菴遊草自序。）

「往余出守偏沅，頗覽楚南之勝，水有洞庭而山則衡嶽，足極天下之大觀。……是何洞庭衡嶽，湧現筆端，而一行作吏，山水與之偕來也。……憶予罷郡後，自楚旋秦，嘗得句云「衡山寶氣淩朱雀，湘浦文心迸紫蘭。」」（張鶴泉古文序。）

先生很感到洞庭衡嶽的『江山之助』是不虛，很感到美的自然環境，影響於文藝造就的力量很大。先生逼時『山鬼探幽處，湘妃望遠時。』（讀楚詞偶作。）完成沅州雜詠三十首，瀟湘八景集句各體四十八首，怪不得江乙帆先生說：『沅有穀兮桃花酌，湘醽兮天涯。羌踟躕兮五馬，洞庭波兮帆下。……髮絲兮心織，退之嘯兮子美泣，古又唐兮諧金石。』（瀟湘八景集句跋。）李寶之說先生詩是：「瀦源風騷。」的確！

有人說清朝是古學昌明時代，治學問的，如：顧亭林（炎武）黃太冲（宗羲，）閻百詩（若璩，）顏習齋（元）……諸先生；治文學的，如：尤悔庵（侗）朱竹垞（彝尊，）王漁洋（士禎，）……諸先生，都是轟轟烈烈的『要當自有千古。』先生卻怎麼自『十七歲補臨洮府學弟子員。』二十八歲中舉以後，『八試禮闈，六薦未售』這樣的熱腸科第呢？這層道理，在年譜裏略爲論及，總是找不出當時時代心理，近閱胡適之所編吳敬梓年譜，恍然大悟。據胡譜吳敬梓先生生於康熙四十年，比松厓先生大二十一歲，先生時代正是康熙大師死盡，而乾嘉大師未起的過渡時期。清朝第一個時期的大師毛西河（奇齡）最後死，先生生時（一七二二）顧亭林，黃太冲，閻百詩，顏習齋，尤悔庵，

朱竹垞，王漁洋，毛西河都死了，到十七歲中秀才的時候（一七三八）戴東原（震）祇有十五歲，蔣心餘（士銓）祇有十三歲，四庫全書的總編纂紀曉嵐（昀）祇有一歲，章實齋（學誠）本年纔生，趙雲松（翼）姚姬傳（鼐），汪容甫（中），洪稚存（亮吉）還不曾出世呢！當這個青黃不接的時候，正是吳敏軒（敬梓）撰儒林外史攻擊科舉制度八股氣燄忽然又大盛起來。我可以引章實齋的話來作證：

「前明制義盛行，學問文章，遠不古若，此風氣之衰也。國初崇尚實學，特舉詞科，史館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碩彥磊落相望，可謂一時盛矣。其後史事告成，館閣無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許年，學士又以四書文義相為矜尚，僕年十五六時，（一七五二——一七五三，正當松厓先生八試禮闈的時候。）猶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目通今服古謂之雜學，詩古文辭謂之雜作，士不攻四書文，不得為通，又成不可藥之蠱矣！（章氏遺書卷四，答沈楓墀論學書。）」

案：以上多採胡適之吳敬梓年譜語，因為兩吳先生時代相同，所以節採胡譜大意，考證松厓先生時代心理。

先生時代，正是「老生宿儒自尊所業」士攻四書文（即八股文）時代。先生也莫有勇氣打破這種科舉制度，跳出八股文圈套之外，但是當時「目通今服古謂之雜學，詩古文辭謂之雜作。」先生卻是「古文簡潔謹嚴，不輕馳騁」（李撰傳略。）「雄深奧衍，自成一家。間作六朝駢體，亦復清眞流走，古藻離披。」（楊芳燦松花庵文稿序。）古文的成就如何呢？先生自己對於古文的見解，是：

「自太極生兩儀，而天地人物無不有偶，文章亦若是矣。水溼火燥，雲龍風虎，文於易；覯閔受侮，山榛西苓，文於詩；肇州封山，滿損謙益，文於書；皆偶之端也。東漢而後，遂漸成駢體矣。沿至陳隋，或氣不足以舉其辭，千手一律，氣象萎薾。幸昌黎韓氏起而反之，反之誠是也。然不學者樂其易爲，則空疏之散行弊，復與堆積等。故升庵楊氏謂假漢魏易，眞六朝難，非過言也！顧自駢體化爲四六，其弊滋甚。蓋胸無萬卷，從檢類書，屬對雖工，終同稗販。則品隲者但當論其文之奇不奇，不當論其文之偶不偶也。」（芙蓉山館文鈔序。）

對於中國駢體古文及源流，評隲至當。又有：

「鶴泉之文，理足而能以意勝，筆力拗折，極肆軏迴漩之致。大篇則猊怒鵬騫，小品亦寒花瘦石。昔柳子參屈以致幽，參馬以著潔；以鶴泉方之，潔非不足，而幽則有餘矣。」（張鶴泉古文序。）

這種文思，不怕老生宿儒目爲「雜學」「雜作」，勇氣値得人欽佩！至於以詩爲生命，「要當自有千古。」到老不懈的努力，如夜夢賦詩不成，煩悶殊甚，覺而潸然，因作歌以自懺云：「造物逸我，使我老兮；我不自逸，躭辭藻兮。作而不成，益吾惱兮，醉舞顛崖，吾將散吾寶兮。」對於詩趣感到濃味，眞有「少小愛吟詩，酸辛老自知。」（讀楚詞偶作。）的氣概，在一班讀書人工四書文的高潮裏，有這樣的酷嗜詩學，更爲難得！至於先生說他自己詩學的成就，有偶然作兩首，亦很透闢。

「我性不豪飲，浪傳嗜酒名；亦如本無詩，謬竊能詩聲。愛憎分毀譽，不謝亦不爭，浮雲過太虛，卷舒兩無情。

我詩如蜃樓，倏忽隨風變。刻意侯雲濤，經年或不見。邇來厭浮華，每欲屏筆硯。至寶在深山，拾得乃爲善。」

此外先生的情感，非常眞摯，如渡河：

「客從江漢來，遙見大河喜。笑示舟中兒，此吾故鄉水！」

眞是「吹皺一池春水，干卿甚事？」先生對着卻發無限神祕似的情感，是詩的根源，原來藏在心靈深處，每遇到感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來。

先生軀幹魁梧高顴豐頤，修髯（李撰傳略）楊蓉裳爲之撰像贊云：

「蒼蒼松古，落落霞高。不修威儀，神骨自超。晚辭簪紱，獨解天韜。菲枕墳典，抗希風騷。孤鶴盤空，長鯨噴濤。出入百家，鬱爲詩豪。成風斲郢，忘機觀濠。千秋哲匠，我思臨洮。金匱後學楊芳燦贊。」

先生的著作，多未標明年月，這是撰本譜時感到的一大困難。因此，無年月可考的除很少數選入在相當年月內外，大部分還是割愛。至於有年月可考的，一字不遺的全篇揭載，以便考證先生思想之淵源及變遷；並使先生的作品，有一鱗半爪的傳播於人間的機會，引起留心隴上文獻者之注意。

復次：撰年譜，譜主固然爲研究的對像，但是與譜主有關係的人，也應當注意。松厓先生少時爲陳榕門中丞，尹望山宮保，畢秋帆尙書，福康安節相，沈寓舟副使……所賞識；晚年與袁子才姚雪門

胡靜菴王芍坡楊蓉裳……唱和往來。時值國家承平，民康物阜，諸先生謳歌吟咏，歌舞太平，以鳴國家之盛。松厓先生之詩趣文思，直接間接受其影響，援史家之例，一併敘入。有關係之文字，亦多採錄，如袁子才答先生書，及除夕告存詩，是其一例。

撰先生年譜，材料很難搜集，本譜平地樓閣，在作者頗覺煞費苦心，但是謬誤之處，更所不免。希望讀者諸君，深加指導，我亦急力再事搜集材料，考證改訂，使他日更有一較完善的吳鎮年譜出世，尤為盼禱！

民國二十二年國慶紀念日靜寧王文煥

二　年譜

先生姓吳，初名昌，後改名鎮，字信辰，一字士安，號松厓，別號松花道人。（李華春撰湖南沅州府知府吳松厓先生傳略。）

元史：吳鎮，嘉興人，字仲圭，號梅花道人。善畫山水花竹，爲人孤潔，投以佳紙筆，輒欣然就几；若臨以權勢，則不應也。（辭源。）是古人內早有一個吳鎮，先生原名昌卻怎麼後改名鎮，反與古人同名同姓呢？這是很有意義的，先生有一首「松花菴歌」很坦白直率的說明他改名鎮的意義。試看：

松花菴歌：「元代嘉興有吳鎮，其菴自署以梅花。梅花道人妙易理，豈止畫苑雄三家！我去道人五百載，姓同仍愧錫名嘉：相如慕藺亦偶爾，安石擬謝焉足誇！我聞道人讀書處，繞屋冷蕊相縈遮，興來自寫冰雪幹，羅浮月色孤山霞。道人越人我在隴，一枝欲寄愁天涯！松花名菴亦大好，恨無

健筆闘杈枒。憶昔至正戊子後，江南猿鶴隨蟲沙，玉山客散雲林圮，道人宰木存寒鴉。老衲風流今已矣，後身安知非僕耶？松花菴松我所種，標榜未許旁人譁。五粒金色那可俟，彷彿梅影橫階斜。歌成撫松還自笑，雲濤謖謖飛絳紗。」

原來先生改名鎮的意義，是仰慕五百年前梅花道人嘉興吳鎮的人格。援「相如慕藺」的故事，遂改名鎮，「姓同仍愧錫名嘉。」儼然以風流老衲吳鎮第二自居。「後身安知非僕耶？」這種瀟灑曠達的韻事，當能代表出先生的胸襟和個性。至於「松花道人」是標榜「梅花道人」更是顯明。

先生「甘肅狄道州人。先世爲會寧籍，明萬曆九年，先生始祖名君愛者，始遷居狄道。」（李撰傳略。）「……松厓，甘肅狄道人也。」（王西莊松花菴詩集序。）「余越人也，松厓先生生於臨洮。」（袁簡齋（枚）松花菴詩集序。）「吳名鎮甘肅臨洮人。」（隨園詩話卷十六。）「余官西陲十年，從余遊者一時材雋百數十人。其爲詩而能學吾之所學者，則於臨洮吳鎮又得一人焉。」（牛真谷（運震）松花菴詩草序。）按：狄道，漢置爲隴西郡，唐臨州，宋熙州，尋改熙河路，金改臨洮府，清改狄

道州，民國改縣，十七年又改名臨洮。

先生之祖名伯裔，字次侯，郡增生。（李撰傳略。）

祖母亢氏。（李撰傳略。）

父秉元，字乾一，郡廩生。（李撰傳略。）

母魏氏。（李撰傳略。）

康熙六十年，辛丑（西曆一七二一）先生生。

李撰傳略：「康熙辛丑，先生生於菊巷寓第。將誕之夕，母夢汲井得明珠一顆，拭之光輝滿室，以告其父。父曰：「昌吾宗者，其此子乎！」故先生初名昌。」

這年顧亭林（炎武）先生已死了四十年，黃太冲（宗羲）先生已死了二十六年，萬季野（斯同）先生已死了二十年，閻百詩（若璩）顏習齋（元）尤悔菴（侗）三先生已死了十八年，朱竹垞（彝尊）先生已死了十三年，王漁洋（士禛）先生已死了十年，毛西河（奇齡）先生已死了五年。同年吳敏軒（敬梓）先生已生二十歲，全謝山（祖望）先生已生十七歲。

這年先生之師牛眞谷（運震）先生已生十五歲，先生的朋友袁簡齋（枚）先生已生六歲。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一七二二。）先生一歲。

這年先生友人王西莊（鳴盛）先生生。

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先生二歲。

這年戴東原（震）先生生。

雍正三年乙巳（一七二五。）先生四歲。

這年蔣心餘（士銓）先生生。

雍正六年，戊申（一七二八。）先生七歲。

這年先生之父乾一公卒。（？）

李撰傳略。「先生幼失怙，賴母魏恭人口授經義，並延師課讀，得不廢學。」究竟先生那一年失怙，無從稽考，暫定爲是年，待考。

雍正十一年，癸丑（一七三三。）先生十二歲。

這年先生之師牛眞谷（運震）成進士。

這年先生就會作詩。

牛眞谷（運震）松花菴詩草序：「年十二，能作詩。」李撰傳略：「年十二，解聲律，讀書五行齊下，黨塾有神童之目。」是先生作詩，乃天分使然。本來作詩，非天機淸妙者不能。袁簡齋先生（枚）乃先生之詩友，最爲相得，其作詩不輕性靈。續詩品神悟：「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惟我詩人，衆妙扶智，但見性情，不著文字。宣尼偶過，童歌滄浪，聞之欣然，示我周行。」而先生則云：「予嘗謂詩者，乾坤之淸氣，肺腑之靈機也。得其趣者，雖學有淺深，工與拙半，然卽可以免俗矣。故不學詩者，凡飲酒，看花，遊山，玩水，若無一而可焉。」（會寧吳達叔詩序。）「淸氣，」「靈機，」是詩的本源。「花」「山」「水，」是大自然呈現於吾人眼前的現象。人們無論村野，時髦，聰明，笨拙，都是大自然懷抱中睡眠食息，大抵都是「習而不察。」會心人能有幾個？所貴者就是「肺腑」有「靈機，」自能體認「乾坤之淸氣。」例如曠達飄逸的詩仙李白，是「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飲酒。）「桃花流水渺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答俗人。）作文若行雲流水的髯仙蘇軾「偶

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頭白早歸來。」（書李公擇白石山房。）這樣邀明月對飲，與山靈共話，在一般俗人眼內看來，他們自言自語，好像有神經病，說鬼話。其實不獨文學家頭腦是這樣，科學家亦然。蘋果落地，祇有牛頓一人看見麼？開水沸騰，祇有瓦特一人看見麼？不過科學家偏重理知方面，文學家偏重情感方面；對於大自然現像的觀察，都是一樣的精細，緻密，注意旁人不注意的地方。是『飲酒，看花，遊山，玩水，』都要具有隻眼，別有會心，纔『可以免俗。』胡適之先生說：『眞正文學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實地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根底。』（文學的方法）先生深得詩學三昧。『三原劉紹攽謂其與建安大曆諸子，揖讓一堂。王鳴盛亦謂秦中詩派，自孫枝蔚李因篤王又旦後，惟鎮爲絕倫。』（清史列傳文苑傳吳鎮）誠非虛語！而先生應得一般士子之推崇，『嘗與灞關楊子安，三原劉紹攽，秦安胡靜菴稱爲關中四傑云。』（李撰傳略。）

雍正十二年，甲寅（一七三四。）先生十三歲。

這年先生友人胡靜菴（釴）拔貢。

雍正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先生十四歲。

這年滿淸政府詔令內外大臣薦舉「博學鴻詞」學者。

乾隆二年，丁巳（一七三七。）先生十六歲。

這年紀曉嵐（昀）先生生。

乾隆三年戊午（一七三八。）先生十七歲。

這年章實齋（學誠）先生生。任幼植（大椿）先生生。

這年先生入學。

李撰傳略：「十七歲補臨洮府學弟子員。」自記：「予年十七，蒙學使周雨甘先生歲入郡庠。」

乾隆五年，庚申（一七四〇。）先生十九歲。

這年趙雲松（翼）先生生。

乾隆六年，辛酉（一七四一。）先生二十歲。

這年惠定字（棟）先生死。

這年先生中拔貢

李撰傳略「二十由廩生充乾隆辛酉拔貢，其後學使每試蘭郡，古學必冠軍，由是名譽日起。如陳榕門（宏謀）中丞，尹望三宮保，沈寓舟副使，莫不待以國士，期之遠大。」先生崢嶸頭角，爲之一露，有識之士，都知先生非常兒。陳榕門（宏謀）……等賞識先生，而先生感知己之恩，時時見諸吟詠。贈齊軍門養浩詩自記：「齊閱兵至臨洮，邀予飲於僧舍。……齊之知予，蓋由陳榕門中丞爲之說項也。」

漫興「漂泊眞同繞樹烏，畏人不向府中趨。憐才卻嘆榕門老，偏遇公卿說酒徒。」

拜別尹制臺宮保「遠別龍門一嘯歌，渭川煙水送漁蓑。藏書已向中郎得，懸榻遙留孺子過。隴首雲飛秋易老，吳江楓冷句難多。擬將東閣招賢隱，歸去深山告薜蘿。」

沈寓舟副使（擬五君詠）「寓舟善治經，六籍皆明辨。邂逅古金城，規予破萬卷。（自註：公寓皋蘭日，予時弱冠，方以明經謁選，公曰：「子不讀書萬卷，而遽求一官乎？」予遂幡然作傳世想。）蘇門及秀水，魂魄應遊衍。四庫較遺書，斯人嗟已鮮！」

自記：「年二十，蒙學使嵩茂永先生，歲科俱考第一，獲充拔貢。」

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先生二十一歲。

這年先生肄業蘭山書院，時常熟盛仲圭先生主講蘭山書院。

風騷補編序：「乾隆壬戌之歲，予從常熟盛仲圭先師肄業蘭山書院。」漫與：「盛公白髮已垂肩，偃蹇還如老鄭虔。萬里不辭磨鏡去，只愁客至典青氈。」（常熟盛仲圭師時官蒙城訓導。）

照這樣看，盛仲圭先生是潦倒文場的一個老名士。

乾隆九年，甲子（一七四四）。先生二十三歲。

這年姚姬傳（鼐）汪容甫（中）兩先生生。

乾隆十年，乙丑（一七四五）。先生二十四歲。

這年武虛谷（億）先生生。

乾隆十一年，丙寅（一七四六）。先生二十五歲。

這年洪稚存（亮吉）先生生。

乾隆十二年，丁卯（一七四七）先生二十六歲。

這年先生從山左牛眞谷（運震）學。時牛先生主講蘭山書院。

牛眞谷（運震）松花菴詩草序：「年二十六，學於余。」李撰傳略：「時山左牛眞谷先生主講蘭山書院，先生負笈從遊。又與諸名士相切劘，而先生踔厲風發，卓犖不羈，儕輩中獨推傑出。」清史列傳文苑傳：「嘗發憤負笈，求學四方，滋陽牛運震留之署中，學業益進。」的確，先生之學問，似一生得力於牛眞谷（運震）先生者爲最多；而生平景仰牛先生者亦至盡。「眞谷古之人，非予阿所好。授徒空山堂，負笈四方到。」（牛眞谷先生師）牛先生的品學如何呢？

清史列傳循吏傳：「牛運震，山東滋陽人，雍正十一年進士。……尋授甘肅秦安縣知縣，……設隴州書院，後攝徽縣，……紳耆留主臯蘭書院。教學得士心，及歸，有走千里送至灞橋者。」先生即送老師到灞橋的一個學生。

灞橋歌送眞谷先生旋里：「灞橋水，流浩浩，送別離，無昏曉。昔年王粲從此征，況有李白題詩好。清渭下白兔，疎柳啼黃鳥，行人立馬夕陽中，萬古離情散秋草。」

別後不能忘懷，甚至歷夢裏還見面。

夢眞谷師作：「愁雲一片我尋師，碧落黃泉兩不知。何意今宵殘夢裏，空山堂上更題詩。」

先生不是甫經離別，就是這樣的懸念，一直到六七十歲，還是想念他那四十年前執經問難的老師。

後五泉偕……同遊作：「解雩歸詠値芳辰，負杖曾經躡後塵。四十年來成一夢，不堪重憶舊遊人！（四十年前曾隨牛眞谷師及諸同門遊此，今諸君俱逝矣。）（上略三首。） 玉笥斑竹總異才，舊遊蹤跡半荒苔。而今重到題詩處，尙有飛泉樹杪來。（同人舊遊此有「飛泉樹裏來」之句，予易「樹裏」爲「樹杪」，眞谷師喜曰：「易杪字句法亦飛動矣。」）」（下略一首。）

先生師生之間，能有這樣熱烈的情感，眞是千古不易得。反觀今日視學校爲市場，販賣知識者流，學生視教員爲雇員，教員視學生爲顧主，在校毫無情感可言，出校卽成路人，漠不相關；甚至仇視，陷害，置之死地而後快。回顧先生師弟之間這樣的情感，能不愧煞！我並不是主張「一字之師，等於嚴父」「受教一日，感恩終身」的那樣片面的高壓手段，但是那樣陷害，仇視，視如路人，買賣式的

學校教育，我眞不敢附和。希望執教者，存「誤人子弟，如殺人之父兄」之心，腳踏實地的領導青年向光明大道上走；學生亦潛心去學，對老師有相當的敬意。「師嚴則道尊。」「師道立則善人多。」這話我總認爲有保存的價值。茲再將牛眞谷（運震）先生七言古歌及先生的答詩抄錄，藉觀兩先生師弟之離情交誼。

七言古歌贈門人吳信辰：（牛運震）「堂上忽然山嶽生，吳生新詩氣不平。江猿長嘯野鶴鳴，纏綿哀怨亂縱橫。陰房魍魅潛悲泣；衰原騏驥嘶驕獰。翻思前夜風雲怒，乃是詩魄鬱氣鬱崢嶸。五年別我灞橋西，東山怪子來何遲？憶昨相逢長安道，殘照蘆簾掛酒旗。中原莽蕩無知己，匹馬尋詩更有誰？長河萬里歸東海，似子今日見我時。飄風吹雨飛簷瓦，空山黃葉亂如瀉，爲子傾尊解窮愁，中坐酒闌悲風雅。拔劍長嘯秋濤高，彈琴白眼青天下，丈夫倜儻足千秋，安用淒涼弔屈賈。古來文章有奔逸，精神澒洞摧霹靂，東京風韻盛唐骨，氣格俱與嵩華敵。李白低頭謝朓句，杜老苦心陰何律，流別派驅不相下，屹然直如南北極。視子新詩增慷慨，與爾淋漓哀樂集。六代才人同生死，天上明月手可摘。洮水畔，隴山頭，吳生吳生歸去休，曠代才人三數公，努力當爲第一流。蒼茫冥搜海

天秋，鬼神焉得測其由，他日詩成重相訪，與子把袖問浮邱。』

空山堂師遠寄長歌敬和一首以代短札：『日照凍冰魚，詎能潑刺隨長流；雷驚壓石筍，可得行鞭枝葉稠。嗟余小子心已死，西河血淚枯雙眸！開緘忽得東來札，如飲醇醪消我憂。況兼古歌文數百，長江水立飛蛟虬。洮陽風日正駘蕩，忽然雷雨寒颼颼。憶昔松山初負笈，孫吳數子才力遒，東方紫氣不可駐，灞橋柳絲重牽愁。明年目下忽有見，荆高酒市傾千甌。無何巾車復南去，曉風殘月連蘆溝。甲戌之歲歷古晉，狐突臺畔還相求。社燕春鴻暫相値，金烏玉兔誰能留，文章未博半囊粟，意氣空傳百尺樓。郢人未死匠石去，東望梁父白人頭。嗟嗟我夫子，何以爲我謀？爲我謀鼎與鐘，我已一鹽一虀忘珍羞；爲我謀簪與纓，我又一邱一壑身自由。我不知天下事，坐花醉月自唱酬；我不論古之人，素絲歧路從悠悠。丈夫四十不卿相，何如雲水隨浮邱。即如我夫子，才力無匹儔，文章似秦漢，詩句追曹劉，居然不免四方走，何況小子朝吟暮唶，有如燕雀聲啾啾。已焉哉！請爲夫子及我謀：勿爲跼曲之轅駒，勿爲文繡之廟牛，勿爲辛苦之書蠹，勿爲狡獪之棘猴。五嶽三山跡可遍，指日當爲汗漫遊。天風海濤生足下，搔首一笑三千秋。』

乾隆十三年戊辰（一七四八）先生二十七歲。

這年先生仍肄業蘭山書院。

壽宋南坡先生序：「乾隆十有三年，予從山左牛眞谷先生肄業蘭山書院。」三餘齋詩序：「乾隆戊辰山左牛眞谷（運震）師主講蘭山書院，一時才俊雲集。」

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先生二十八歲。

這年方望溪（苞）先生死。

這年先生仍肄業蘭山書院。

先生在蘭山書院有一件很得意事情，津津樂道，就是應試蘭棚，名列第一。那幾篇試卷文字，先生覺着很不容易有的。自記：「乾隆己巳夏，學使官淸溪先生案臨蘭棚，予適肄業書院，因復與考。時則合六屬生童及書院秀異者約三百人扃門而試。其命題則有：皋蘭山賦，積石歌，候馬亭歌，鳥鼠同穴辨，洩湖峽銘，雙忠贊，紅泥巖寶誌遺蹟記，紅葉當階翻五排，共八首。其全作完卷者，惟予及皋蘭劉渭卿二人而已。案發予第一，劉次之。……賦未限韻，亦不拘古律，予以騷體爲之。……其總批云：「亦

有登衆山，凌絕頂之概。老魚跳波瘦蛟舞，筆之險勁似之。」……，賦稿遺失。』在以八股取士，科舉盛行的時節，倘能名列第一，那是無上的榮幸，心上比吃了人參果還要舒服。復次：當時學生一踏進私塾門，獃頭獃腦，學些四書貫解式的八股，養成聖諭廣訓式的思想，文思束縛的異枯窮，連走一步路也要學許多規矩。至於地方上的名勝古蹟，未曾載在四書貫解及聖諭廣訓上，腦中一絲兒印像都沒有。聽得光緒季年四川程農初（德音）先生宰吾鄣時，逢試場，先生命題中有：鴉片說，金縢辨，吳玢吳璘傳書後，……題，在場生童，大半都瞠目而視。甚至對吳玢吳璘傳書後作何解釋者亦有人。這時清廷下令，廢止八股，做義論策，文思境界比從前開拓了許多，竟有這些的事實。且慢：現在興辦學校，已逾二十餘年，學生們都曉得什麼是三大漁場，什麼是三C政策，黑爾姑斯山如何的高，蘇彝士運河是如何的長；但是雲貴一帶，外人勘察的瞭如指掌的片馬甌脫地，一些不知。東三省日本爲達到滿蒙政策的野心，人都以爲自九一八佔領進取。其實九一八事變以前，黑山白水間，日人足跡無處不有，對於森林，煤礦，形勢，險要，……人家如數家珍，吾人一概茫然。甚至考平時成績，地理卷子答得一百分，連自己本鄉本縣的山脈，河流，物產，沿革，名勝，古跡，以至東南西北的四至，壓根兒就沒搁

在腦中，眞是滑天下之大稽也！在二百年前的吳先生，生長在鄙處西北的甘肅，能有那些的文思常識，留心地方的文獻古跡，眞令人佩服！但是很怪，先生「踔厲風發，卓犖不羣。」怎麼對於歷代專制帝王，籠絡人心，使天下士子「盡入吾彀中」的科舉把戲的虛榮第一，就受寵若驚呢？此無他，先生還沒有打破科舉思想的勇氣，爲社會惡勢力所限制的緣故。

積石歌：「羽山黃熊老無謀，萬國戰戰生魚頭。聖子疏鑿起積石，神工鬼斧驚千秋。天門屹立雲根斷，靈光閃爍飛雷電。君不見河水悠悠向東流，至今無復蛟龍戰。」

官清溪學使評：「奇險稱題。」

候馬亭歌：「漢武望馬如望仙，恨無桂館通郦迷。血汗千載化龍去，至今候馬空亭傳。空亭一望連沙草，極目長天但飛鳥。君不見子卿憔悴李陵怨，英雄盡向鹽車老。」

洮湖峽銘：（峽在河州）「大夏之湖，黿鼉所圖。萬斛泉來，蓄之深黑。雙厓如門，一瀉而北。斷若斧痕，得匪神力？茲峽不開，滔天曷極？禹功萬古，永懷明德。」

雙忠贊。自註：「雙忠者張兌溪萬紀、鄒蘭谷應龍也。俱祀秋道超然臺。」「鈐山學究，老而

作賊。眇孽東樓，口稱詔勑。椒山批鱗，碧血猶色。誰其繼之？鄒張競力。侃侃給諫，鷹鸇鍛翼。藺谷正言，罪人斯得。白虹貫日，乾坤不測。青瑣兩人，千秋遺直！』

案：烏鼠同穴辨文長不錄，賦稿遺失，記與五排亦覓不得，茲錄四藝，以見一斑。

乾隆十五年，庚午（一七五〇）先生二十九歲。

秋間先生中舉。

李撰傳略：『庚午舉於鄉。』壽宋南坡先生序：『庚午秋同舉鄉試。』李友棠松花菴集唐序：『余庚午典秦試，舉吳子信辰，榜發，知爲關隴名下士。』是先生這年中舉無疑。淸史列傳，文苑傳，吳鎭『乾隆三十三年舉人』不知何據？當誤。

先生這年中舉，座師係湯稼堂先生。湯係畢婁村（誼）副使之學生，畢由是得識先生，亦極端賞識先生。先生有詩云：

上畢咸齋（誼）先生：『烏府先生永日閒，文章衣鉢滿人間。登堂一笑如曾識，迴酒千迴未擬還。劍氣每看江上月，琴心遙寄海中山。柳吟花醉情無限，百尺龍門喜易攀。』

舉婁村（誼）副使。（擬五君詠：「座主湯稼堂，婁村之弟子。巨觥遞屬余，云此衣鉢是。（余初謁婁村翁翁，即以巨觥見屬云：「昔日余見座師，首飲此觥，後爾師稼堂見余亦然，今與爾爲三矣。」）「清夢不離山，」和詩猶在耳。（余上翁詩：「劍氣每看江上月，琴心遙寄海中山。」翁次余韻：「老去雄心惟逝水。早時清夢不離山。」）酬恩兩世暌，感嘆何時已。」

秋闈出場後，先生就旋里，和蘭山書院一班風雨同窗的好友分手有幾個朋友先先生而歸，先生都有詩相送。如：

送劉雲階東歸：「梧桐葉落滿山蹊，秋草蕭蕭送馬蹄。前路知君回首望，故人家在夕陽西。」

送張渭北歸秦安：「天水迢迢路，秋聲滿翠微，王孫騎馬去，落葉向人飛。莫厭一樽酒，來朝誰共揮。北鴻與南雁，相對且依依！」

送胡後溪歸秦安：「空堂有客感伊威，一曲驪歌興已非。惆悵秋山黃葉路，瀟瀟微雨故人歸。」

這三人內，渭北張先生，先生還不常見諸吟詠，劉雲階是一個短命，先生有詩哭之云：

劉雲階甫成進士而歿詩以哭之：

「桑乾河畔紙錢飛，纔脫青衫竟不歸。十里杏花成血淚，東風吹上老萊衣。」

「繡嶺溫泉我舊遊，故人樽酒意綢繆。紫荊摧折春風裏，腸斷三田古墓頭。」

胡後溪先生就是和先生同稱「關中四傑」的胡靜菴（釴）先生與胡詩名相上下。「西州騷壇執牛耳者二人其一爲秦安胡子靜菴，其二爲洮陽吳子信辰。或以樸老勝，或以雋雅勝，異曲同工也。」（劉紹攽跋松花菴詩草。）可惜胡先生「雖詩境淸腴，而曲盡事情，雖刻苦研鍊，而自然流轉，如脫口出。」但是自「雍正十二年拔貢，……卒不得一第，及老始爲高臺訓導。」先生是「窮於遇而工於詩。」（語見甘肅人物志。）

乾隆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先生三十歲。

這年以後先生赴都會試，曾經八次。

李撰傳略：「庚午舉於鄉，八試禮闈，六薦未售。」八試禮闈，道上經過許多古跡勝地，先生都有詩紀載。如綿山懷古，太行，故關，扶蘇祠，汾道，黃金臺，高陵道，湯陰岳廟，穎谷，馬嵬，……但是無年月標誌，那一首是那一次的作品，亦難考訂。茲抄幾首於後，以見先生當時詩意及思想：

春愁：「客中不覺又春衣，踏遍東風尚未歸。最是玉人愁絕處，梨花千樹雨霏霏。」

故鄉行：「故鄉如故人，相見愈相親；故人如故鄉，相見愈相忘。憶我出門已數月，昔時柳綠今飛雪。擬跨白鳳造天門，中道風摧雨毛折。歸來却掃舊廬園，栽花種竹隨所便。我雖不及蘇季子，尚有城南二畝田。」

故鄉行：「蟲蛇不在井，豺狼不在堂；枳棘不在路，梟鷹不在場。故鄉此日好風色，雞雞咿咿桑榆側。欲憑遠夢赴鄉關，坐嘆行吟眠不得。君不見狐死必首邱，依依桑梓令人愁。試看凌煙古圖畫，誰哉薄子曾封侯！

乾隆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先生三十二歲。

先生友人金匱楊蓉裳（芳燦）生。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先生三十三歲。

這年吳敏軒（敬梓）先生死。

這年先生到山西曾見牛眞谷（運震）先生。大約爲赴都會試路過的。長歌「甲戌之歲歷古

晉，狐突臺畔還相求。社燕春鴻暫相値，金烏玉兔誰能留？」照這樣看，雖有一度的晤面，但不久又離別了。

這年先生鄉人岳容齋卒。

岳容齋，名鍾琪，字東美，容齋其號也。先世爲湯陰人，遷蘭州，著籍臨洮衞，累官至甘肅提督兼巡撫，尋授川陝總督，加太子少傅，移署河東鹽院，加兵部尙書，兼管陝西巡撫事。乾隆初放歸，居成都，搆小園於百花潭，吟嘯自適，見者忘其爲故大將軍也。後高宗征金川，復起用，十九年卒於資州軍中。（見清代通史）先生輓之以詩：

輓威信公岳容齋：「大星隕九天，怒水沸雙流。哲人忽已萎，玉壘風颼颼！惟公瑚璉器，名與張韓侔。先皇昔授鉞，威鎮海西頭，中年謝兵柄，歸棹浣花舟。素書納翻閱，擬接神僊儔。金川昨負固，戰士羅虎彪。至尊起宿將，廟算一何周！終焉掃欃槍，公也實壯猷。惜哉軍旅勞，嘔血竟難瘳。小子忝桑梓，義不交諸侯。聞公愛我詩，比之古曹劉。君子感知己，神交非面謀。恨公不見我，且暮成千秋。青青隴上山，大樹何修修，爲公遙酬洒，箕尾尙淹留！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先生三十六歲。

這幾年先生命途多坎坷，竟喪子喪妻。

先生那一年結婚，無從稽考。但先生有過兩次結婚。李撰傳略：「元配史恭人，繼配李恭人。」史恭人卒，先生悼云：

悼亡婦史孺人：「飽咽糟糠二十年，苦因子死赴重泉。芝蘭化去應成土，環佩歸來擬作煙。孤女索燈焚紙鏹，侍兒探櫝竊金鈿。鼓盆欲學南華老，絡緯聲聲到耳邊。

雲高無復見驚鴻，遺挂猶存四壁中。劇甚如聞鈴棧雨，肅然時起鏡臺風。嬌兒地下尋魂得，弱女床前索乳空。淒絕寢姑頭雪似，自澆麥飯泣門東。」

照這首悼亡詩看來，先生一聲聲喊「孤女」「弱女，」似史夫人卒時，只生下能「索燈」「焚紙鏹」的「孤女，」和尚在懷抱中「索乳」的「弱女。」史夫人是「苦因子死」向「地下」覓「嬌兒」去了。先生又有一首哀殤：

「天道何曾阨鄧攸，德涼端合剪箕裘。貧來看院無雙鶴，老去馳家有一牛。花竹盈階空自茂，

詩書滿架爲誰留？茫茫苦海難登岸，泣向蓮臺問渡頭。」

史夫人生了一個兒子，竟爾夭折，夫婦兩眞是傷感極了。他的夫人竟「苦因子死，」先生也情不自禁的大呼「詩書滿架爲誰留？」「嗟余小子心已死，西河血淚枯雙眸！」（長歌。）李撰傳略：「子三人，長承祖，太學生，……次承福，三承蔭。」皆李夫人所生。

案：先生那年喪妻，無從稽考，因有「飽咽精糠二十年」語，故暫附於此，待考。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一七五八）先生三十七歲。

這年先生之師山左牛眞谷（運震）先生死。

五月先生聽得牛眞谷（運震）先生亡耗。

哭牛眞谷師：「五月問凶信，傳言竟不誤。才名懸白日，詩骨葬黃壚。怪鵩當庭止，哀猿徹夜呼。修文追子夏，淚眼莫同枯。（師先喪子。）

慧業生天上，微茫造物心。玉棺雲渺渺，金闕海沉沉。古樹空懸劍，高山擬絕琴。懷予詩句在，開篋淚沾襟！」

先生哭師說『淚眼莫同枯。』並未提及自己的『嬌兒』殤折一事，似中間經過若干時間，先生也再不忍『舊事重提。』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先生三十九歲。

這年先生友人楊荔裳（揆）先生生。

這年先生赴耀州做學正。

李撰傳略：『庚辰由大挑授陝西耀州學正，日與諸弟子樽酒論文，雍雍如也。』『樽酒論文，』是人生之樂事，亦冷官之本色，固不足貴；所貴者是師生之間『雍雍如也。』先生師生之間能『雍雍如也，』正見其『樽酒論文』之樂趣。這不是李實之（華春）先生撰傳略，學諛墓之文，寫幾句恭維話，事實是如此。先生去耀州後仍眷戀不置。如：

夢至耀州生徒讌集歡甚：『不飲華原水，於今已數年。五臺秋自爽，三石夢相牽。樹老新歸鶴，堂空舊置鶴。惟有問奇者，載酒尚依然！』

華原歌贈蔡鹿門廣文：『昔予曾自華原歸，華原桃李初芳菲；令君又向華原去，華原山水應

如故。華原地古淸風來，學舍之竹我手栽，遙知繫馬空階日，賢俊邀君登五臺。五臺出上一杯酒，酒在杯中詩在口，與酬爲我問諸生，昔日吳髯今憶否？」

這年逢會試。「乾隆二十五年開會試科，諭曰「向來讀卷大臣，多偏重書法。……若字在丙而文在甲，視文字均屬乙等，自當使出一頭地。」是科拔畢沅第一。」（熙朝紀政）先生自「庚午舉於鄉，八試禮闈而六薦未售。庚辰由大挑授陝西耀州學正。」（李撰傳略。）此次先生到京會試無疑，究竟是第幾次，未詳。

先生幾年來到京會試，與張桐圃（翽）先生結忘年友。雪舫詩草序：「武威張桐圃者，予之忘年友也。……憶二十年前予數上公車時，桐圃已官民部，每花朝月夕，邀予飲酒邸中，娓娓談詩，浹旬不倦。」先生有詩贈云：

「老値忘年友，星郎出武威。秋槎天上近，春柳殿中稀。愛客每投轄，覊書常典衣。朝迴還枉駕，旅次亦光輝！」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一七六一。）先生四十歲。

先生仍在耀州做學正，曾入都會試。

熙朝紀政：「乾隆二十六年，……高宗皇太后七旬大慶，特開恩科會試。」皋蘭梁濟瀍松花菴雜稿四書六韻序：「洮陽吳子信辰，吾鄉詩人也。公車來都，予叩其近作何似，因出所爲四書六韻詩一卷。……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春三月。」

海豐吳壇松花菴詩草序：「辛巳春，予與信兄，同試禮闈，朝夕倡和，縱談千古。」

梁靜峯（濟瀍）係先生蘭山書院同學，「予與信辰交，忽忽二十餘年矣。曩同學皋蘭時，信辰甫弱冠，所作樂府古體，業已流播秦隴間。」（梁濟瀍松花菴雜稿四書六韻序。）先生到京下榻梁靜峯（濟瀍）寓。

梁靜峯郎中下榻夜作：「帝京文物重華簪，倦鳥依依託茂林。萬里星河寒夜夢，十年風雨故人心。伯通杵臼情何切，仲叔盤飧累亦深。坐久莫辭憑剪燭，隔簾僮僕戀鄉音。」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一七六二）。先生四十一歲。

先生仍在耀州做學正。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先生四十二歲。

先生仍在耀州做學正。

四月三原劉九畹（紹邠）跋松花菴詩草：「吳子信辰……近復爲華原博士，距予家不百里，每讀新作，不禁喟然而嘆。……乾隆癸未梅月年家同學弟三原劉紹邠書於皋蘭書院。」先生有蘭山書院別劉九畹先生：

「十年林下脫朝衫，不話漁樵口便緘。對酒渾忘人冷熱，論詩那問俗酸鹹。龍冷風雨思雙劍，蠹食神僊笑一函。轉眼枝頭紅杏發，故園春燕已呢喃。」

秋先生丁母魏太恭人憂。

李撰傳略：「授陝西耀州學正，……旋丁魏太恭人憂，扶櫬歸里。」題鍾研齋詩後：「鍾侯吳越俊，作宰商雒間。……甯知于役者，陟屺傷心肝！悠悠漆沮水，去作海中瀾。（時寓華原）予亦遠遊人，行吟發長嘆。（先妣以是月卒，詩遂成讖。）」

按：先生服闋後，補韓城教諭，秩滿膺薦剡入都，住都門韓城會館，時在乾隆壬辰七月。（見集

唐絕句跋）由是可推知先生丁憂當在是年秋。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先生四十三歲。

先生這年家居讀禮，大著聲調譜脫稿，有「甲申榴月吳鎮識」字樣。修縣志。李撰傳略：「扶櫬歸里，時州牧呼延公請修州志若干卷，條理秩如，甘省推為名志。」

同年嶺南有名何仕芳者，與妻顏佩環赴保定省視大父，仕芳為盜所傷，佩環扶柩至保定，殉節觸棺而死，一時傳為異事，先生有詩記之。

顏佩環詩（乾隆甲申年事。）「五嶺有何郎，其名曰仕芳，娶妻顏佩環，婉孌十八霜。廟見甫三日，雙姑戒舟航，燕山省大父，夫婦相持將。行行至下邳，暴風折危檣，淘河爾我惡，嚇我雙鴛鴦。何郎驚悸死，猶抵大父旁，佩環首觸棺，玉碎甘殉亡，常山與平原，大節留閨房。碧血湧方寸，隱然生黝光。是日保定縣，觀者如堵墻，薊門水嗚咽，天地終茫茫。羅浮大蝴蝶，翅如小鳳凰，引汝雙魂歸，梅花滿路香！」

乾隆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先生四十四歲。

先生家居讀禮。

先生在家守制，似曾到海城一次，並有多日的勾留。

海城客館疏理小畦漫賦：『小齋僅十笏，聊以架羣書。齋前一丈地，借與花竹居。疊石豈在高，插籬不厭疎，欣欣看生意，翠綠連階除。春雨未破塊，微風自荷鋤，稍覺抱甕勞，頓覺心神舒。雞冠與鴨脚，百日開有餘，歸期倘及瓜，葵藿已堪蔬。古今一傳舍，何者是吾廬，不見寄生草，綿延忘其初。』

杏花：『十里微紅見一枝，海城春色故遲遲。多情何處腸堪斷，山驛空濛欲雨時。』

海喇都曲：『霾日走風沙，童山一帶斜。城南晴雪盡，湧出碧蓮花。峻嶺牛羊下，空山草木平。自從擒滿四，閒卻石頭城。櫻桃繁雨露，掃竹淨埃塵。不及靈光寺，山花處處春。（櫻桃山名，掃竹嶺名。）

草短青羊臥，雲深白馬嘶。何如風洞裏，六月更淒淒。（青羊山名，白馬湫名。）』

按海城縣志：『雍正四年，未建州邑，徙以駐固原之鹽茶同知司其租賦。乾隆九年，士民籲請廳移駐。……未允。』卒於乾隆十三年，准府丞朱公亨衍之請求，遂移駐海城，卽海喇都。是海城爲

初闢之地，先生因何至其地，並有「插籬」「壘石」「疏理小畦」的閒情。但以「歸期儻及瓜」證之，先生似有職責到海城，既有職責不應在守禮之年。傳略並未提及先生到海城任何職，而海城縣志職官志亦無先生之名，姑存之以待考。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先生四十五歲。

這年先生服闋，補授韓城教諭。

李撰傳略：「服闋，補授韓城教諭。」

同年學使吳澹人（綬詔）案臨陝西，很賞識先生，「逢人說項」。嘗與三原劉九畹（紹邠，）秦安胡靜菴（釴，）品題並重。先生亦認吳公爲「一朝千載」之知音者，呈以詩云：

四言呈吳澹人學使：「……璆琳琅玕，不如瓌儒。（其一）不遇卞和，識玉者誰？不遇風胡，識劍者誰？天都蓮花，靈秀所滋，中林蘭蕙，厥惟宗師。（其二）宗師之來，溫溫爾雅。……俯仰三秦，誰爲作者？空同而後，曲高和寡。（其三）曰余不敏，司鐸龍門，苜蓿朝餐，青氈不溫。鄭虔人嘲，桑悅自誇。譬彼籠鳥，徒使飛翻。（其四）丙戌初夏，戊子春時。馮翊左輔，較士之期。王丹不拜，鮑照貢詩。逢人

說項，余何人斯？（其五）華山雖高，上有雲在；黃河雖深，下有泥在。哲人虛懷，葑菲謬採，感激知音，一朝千載！（其六）我友九畹，著書鹿原，靜菴離索，遠宦祁連。雖從隗始，敢在盧前。因公品題，濫竽兩賢。（其七）昨夜讀書，寒燈作花；今晨捧檄，言已及瓜。進賢冠高，不礙觸邪，雨雪楊柳，同瞻歲華！（其八）」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先生四十六歲。

先生仍在韓城教諭。

同年先生友人胡靜菴（釴）任高臺訓導，先生寄之以詩：

寄胡靜菴：「不見詩翁二十年，懸知老句更堪傳。玉門楊柳春難綠，好向陰山賦雪蓮。」

四言呈吳濟人學使：「靜菴離索，遠宦祁連。」吳濟人松花菴韻史題跋：「靜菴與信辰詩，有「可惜先生得廣文」之句。二君倘不爲廣文，予末由讀其詩，識其人也。」甘肅人物志：「胡釴，字靜菴，秦安人也。於書無所不窺，……雍正十二年，拔貢。廷試報罷，益刻苦勵學。……然卒不得一第，及老，始爲高臺訓導。」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先生四十七歲。

這年先生仍任韓城教諭。

四月先生應友人之約去遊橫山。

樊太學邀遊橫山。「久慕橫山好，逢君作主人。一樽開窈窕，雙屐踏嶙峋。雉引尋僊路，花香誕佛辰。歸來問獅象（二山名。）老氣爲誰馴？」

冬，吳澹人（綬詔）學使返京，先生送之以詩：「籍甚皇華使，言歸届杪冬。探鏤投八水，拄笏別三峯。……即看吹暖律，枯草亦春容。（其一）詩是清華物，誰能擅上官？良工操玉尺，累句澗冰紈。……榛苓山隰在，何必貢琅玕？」（送吳澹人學使。）可見先生與吳公之相得。吳澹人（綬詔）有松花菴韻史題跋四絕，亦足徵吳公之賞識先生。詩云：「集腋鎔金幾費思，蠻牋百幅寫烏絲。天公自占耽佳麗，留人吳髯三字詩。（其一）松花菴裏靜忘機，束筍詩多信手揮。巧簇天孫雲錦段，未須惆悵織弓衣。（其二）綺歲香名吳與胡，高瞻李杜欲爲徒。雪山千尺龍門史，酬唱年來似昔無。（其三）廣寄一篇珠作雨，徐陵五色鳳爲雲。眼中才子相知日，漫惜先生得廣文！（靜菴與信辰詩，有「可惜

先生得廣文」之句。二君倘不爲廣文，予未由讀其詩識其人也，故反用之。）信辰學博示近所爲龍史詩，因書其後，不足當一粲也。濟人吳綬詔跋。」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先生四十八歲。

先生仍任韓城教諭。

先生大著律古脫稿。韓序松花菴律古：「吳子信辰深於古詩者也。……比秉鐸余邑，思得一誘抑後進之方，乃集漢魏六朝佳句爲律詩一編，音格旣叶，翻閱自易。……信辰詩每出，人爭傳誦，是編成，及門將付梓以代手鈔，予因爲序其大略如此。……乾隆己丑一之日年弟韓城衛晞駿頓首拜撰。」

李友棠松花菴集唐詩序：「己丑北來，見余侯鯖集，好之甚篤。」是先生這年曾入都會試。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一七六〇。）先生四十九歲。

先生仍任韓城教諭。

這年先生怎的有染病罷官的謠傳，先生作詩以解釋之。

近有二首：「近有臨洮信，傳予已罷官。人言殊可畏，及早辦魚竿。

近有三原信，傳予久臥床。憲貧非病也，七發慎何傷？」

這年先生似夭折一幼女。按：史夫人卒時，所遺之孤女，此時最小者在十歲以上。這次殤折之幼女名慶則：「漸解爺孃兩字呼，破巢風雨嘆癡雛。分明四大團沙餅，散作人間作淚珠。」（哀幼女慶）是為牙牙學語「漸解爺孃兩字呼」之幼女，不過兩三歲而已，為李夫人所出無疑。先生於某年續娶李夫人，無從稽考；但先生與妻族李氏有姻婭關係。「內兄李封翁南若之妻劉孺人母魏氏，即予先母恭人之胞妹，其身與予為姨妹。而予妻李恭人又其南若之胞妹也。兩世懿親。」（李母劉孺人墓志銘。）劉孺人卒於乾隆己酉三月六日，年五十九歲。（見墓志銘。）時先生已六十八歲矣。劉孺人尚係李南若之元配，則李恭人至少比先生少十歲，因李君係先生之內兄。又先生喪史孺人時在三十六歲以前，李恭人倘少十歲，則已二十七歲。吾國舊俗，斷無二十七歲未出嫁之閨女。是李恭人比先生約少二十歲之譜。無從考察，暫附於此，待考。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一。）先生五十歲。

先生仍任韓城教諭。

松花菴集唐自序：『予司鐸韓城，近六年矣。課士之暇偶得五言律古一卷七言集唐一卷。……乾隆辛卯夏日龍門外史吳鎭書於榴照小軒。』先生這幾年來，着實努力於詩學，律古猶爲先生所獨創。『歸纔數月，尺素遙將，則律古詩在焉。蓋集漢魏六朝人句爲近體，整雅流麗，前此未之有也。』這是先生庚午榜師李友棠松花菴集唐序上的話，就是先生自己亦很覺得這是致力於詩學的最好方法。『律古一卷，七言集唐一卷。律古詩前所未有，不病沿襲。集唐則疲精費力，時或同人。然就其稍有生氣者，改能長吟。亦復不忍棄之。杜少陵云：「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辭麗句必爲鄰。」論語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若集句者愛古人而因及其句，兼有思學交致之功，殆亦雜體之有滋味者歟！』（松花菴集唐自序。）是先生職任教諭，乃一淸閒衙門，『無案牘之勞形。』方能一心一意的，致力於詩學。『寒坐無氈，耽吟不輟，二三年間卽能選詞儷句，各成一編，信手拈來，殆如素習。』（李友棠集唐序。）而先生也云：『非予之久滯寒氈，或亦無暇及此。……儻亦念予之岑寂也。』教諭乃一窮官，寒酸可憐，眞是『窮措大。』以先生之精神瀟洒，『踔厲風發，卓犖不窮。』

亦時時感到了「岑寂」先生在耀州學正任內，有浪淘沙詞一闋。足見先生做教官的「岑寂。」錄如左：

浪淘沙（耀州九日。）「抱影守荒衙，九日堪嗟！茱萸懶佩酒慵賒。欲向五臺高處去，秋在誰家？

紅葉滿天涯，雁陣飛斜。關山回首暮雲遮。故宅池畔誰作主，孤負黃花！」

先生雖做冷官，「日與衆弟子樽酒論文，雍雍如也。」（李撰傳略：）甚得一般人之贊許，陳介祺廣文就是羨慕先生之「循循善誘，」教學得法者，先生曾有：

陳介祺將選廣文書來盛譽韓學之美戲答其意：「膴仕人皆羨，何由到冷毡？開緘聊捧腹，畫餅漫垂涎。詩任輕張率，官應老鄭虔。相逢皆措大，誰贈買山錢？」

先生官任廣文，「冷毡」不溫，卒能致力於詩學。「秦中詩派，自孫枝蔚，李因篤，王又旦後，惟鎮爲絕倫。」（見前。）「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華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不假良史之詞，……而聲名自傳於後。」（魏文帝典論論文。）先生正是寄身翰墨，「翩然作傳世想」者。較之名聲赫於一時，「曇花一現，」

「歿世而名不稱者，」當此有間。

柳子厚（宗元）先生之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韓愈柳子厚墓志銘。）爲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子厚文章之出色，自有原因。「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立，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有能辨之者。」（仝上墓志銘。）韓先生這篇諛墓之文，有無價值，另一問題。柳子厚（宗元）先生的文章，是否適合現在文學潮流，那又是另一問題。總之柳子厚（宗元）先生的名字在中國文學史上，要佔一相當的篇幅，或者要佔一更重要的位置，也未可知。柳子厚（宗元）先生之「文學辭章，」所以「必傳於後，」名留千載者，就是斥久窮極的緣故。是眞「不假良史之詞，而聲名自傳於後。」松厓吳先生官任廣文，閒情逸致，研究詩學，欣賞藝術興趣，卒能繼秦中詩派，孫（枝蔚）李（因篤）王（又旦）諸公而起，自成一家，爲後世法者，亦是寒氊青氊，做冷官的緣故，無怪吳澹人（綬詔）學使要說；「漫惜先生得廣文！」（見前。）這層道理。先生

也看得很透闢。「窮乃工詩，不必感士之不遇矣。蓋午橋嘗以飢驅捉刀幕府，足跡所經，……到處皆有留題，人爭傳誦。其幸而膺一命，綰半通，吾恐其匏繫官司，反不如今日之閒情逸致，流溢於詩草矣。大丈夫事業殊途，要當自有千古！」（石田詩草序。）先生努力詩學，要當「自有千古。」這種魄力，這種志願，眞可驚人！先生又說：「彼李頎之新鄉，常建之盱眙，孟郊之溧陽，雖官職微末，曾何損於詩人？……官不必大，惟其稱；詩不必多，惟其工。」（晚翠軒詩序。）「古人隱於令者多詩材，……彼高（適）岑（參）皆由幕府起家。而詩名益著。」（馬讓洲詩序。）先生這種見識，發前人所未發，把作官當作詩，官要稱，詩要工。再進一步說：「隱於令者多詩材。」詩能作工，用作詩的聰明才力作官，必相稱。並不見得作冷官就是埋沒詩材。無論作官作詩，「事業殊途，要當自有千古！」現在的學生，在校不見腳踏實地的用功，一旦出校，苦於差事的不肥美，薪水的不滿意，動曰：「學生畢業無出路。」至於求學問那是學生時代的勾當，畢業後誰還過問？看看吳先生能不愧煞！我以爲先生這樣嗜學不倦的精神，老而彌堅，應當作我們青年求學的模範。至於「官不必大，惟其稱；詩不必多，惟其工。」的卓越的識見。「大丈夫事業殊途，要當自有千古！」的驚人的雄心壯志，更爲寶貴。值得我們

探討發掘，供獻於世。

秋，先生友人胡靜菴（鈫）先生死。

甘肅人物志『胡鈫，字靜菴，秦安人也。……及老始爲高臺訓導。四年告歸，歸半月而卒。』先生與胡靜菴（鈫）先生的交誼，特別相好。一旦溘然先逝，老友淪亡，先生心中難受，自不待言。試看先生的挽詩，怎樣的沉痛：

挽胡靜菴先生：『拈毫先抵案，有句挽君難。白雁書空返，黃花淚不乾。隴山秋寂寂，洮水夜漫漫。泉下逢詞客，應登第一壇。

瀟洒秦安縣，名園翳薜蘿。再來君不見，三嘆我如何！『微雨渡頭歇，夕陽山外多。』（君送予句。）廿年佳句在，搔首一長歌。』

再看下面三首絕句，是先生夜半想起老友作的。

夜半偶憶靜菴呼燈就枕上作三首：『故人奄忽棄人間，隴月秦雲覺稍閒。百丈光芒生宿草，祇緣詩骨葬空山。

坐擁靑毡到白頭，一生惟仰硯田秋。而今天上追長吉，潤筆金珠滿玉樓。
紅錦都從夢裏裁，江郎才盡亦堪哀。無端下筆增神速，知是精靈紙上來。」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一七七二）先生五十一歲。

這年先生韓城教諭秩滿，陞授山東濟南府陵縣知縣。

李撰傳略：「補授韓城教諭，秩滿，中丞勒公，方伯秋帆畢公連章保薦，陞授山東濟南府陵縣知縣。」畢秋帆（沅）先生是庚辰會試第一，先生此次亦赴都會試，（見前。）有一面之緣。先生有和畢秋帆中丞蘇文忠公壽讌詩：

「玉局髯仙千古喜，標榜欲從何處起？欣逢韻事繼商邱，坡老後身畢公是。春蘭秋菊紛滿堂，初度稱觴慶覽揆。遏雲音繞鶴南飛，此老至今原不死。迢迢岐下亭，活活東湖水。座中題詩十四人，賓主略盡東南美。憶我昨從赤壁歸，高吟兩賦孤舟裏。老兵敢附劉司空，惟有于思劣相似。今讀中丞哦七言，天風海濤生片紙。章惇舒亶若再生，應亦逢迎隨俗子。洮陽僻處天西隅，不見峨眉況儋耳。老蓮寫生雖未窺，彷彿神明在尺咫。祝坡翁之壽，悟我公之旨。瓣香刹那七百年，先後憐才總如

此。魁星五戒想當然，攙引吾姑從二氏。誰能區區辨彭殤，復使莊周笑下士。輕舀眞一洒，浩蕩無何里。黃晁尚秦今望公，眼中人老聊復爾」

畢方伯秋帆（沅）保薦先生，亦自有因先生自題韓城詩後：「窮詩六載伴寒氈，嘯月吟風亦偶然。選勝須求梁野石，摘瑕難起宋蒙泉。」先生在韓城整整六年，在此六年中，先生努力詩學得力時代。集唐律古猶爲此六年得意之作。「綜計前後作吏之詩，尙不及作廣文時一月之多。」（松花菴遊草序）可見先生在廣文任內對於詩學之努力了。

七月先生膺薦刻入都，住韓城會館。

集唐絕句詩跋：「予素不能爲七律，集唐句而七律之，固卽予之七律也。律中屬對務避成聯，而無心暗合者亦間有之，恍他人之先我，故所集止此，而綴以絕句云。乾隆壬辰秋七月吳鎮自題於都門之韓城會館。」再將戲跋集唐絕句五首錄後，藉覩先生集句之工力，

「晚節漸於詩律細，（杜甫）欲邀同賞意何如？（白居易）萬言不値一杯水，（李白）二十八言猶太多。（方干）

黃河遠上白雲間，（王之渙）數首新詩到草關。（雍陶）借問嬌歌凡幾轉？（儲光羲）好風吹綴綠雲鬟。（嚴休復）

數篇今見古人詩，（杜甫）字字清新句句奇。（韋莊）採得百花成蜜後，（羅隱）一生吟苦有誰知。（林寬）

春花秋月入詩篇，（魚玄機）一一鶴聲上飛天。（楊衡）若是曉珠明又定，（李商隱）不勞詩句詠貪泉。（陸龜蒙）

自得隋珠覺夜明，（杜甫）凌雲健筆意縱橫。（杜甫）黃金買酒邀詩客，（陳羽）看取神僊簿上名。（嵩岳記）」

先生到都城就是整理他的詩稿：律古，集唐。還就正於他庚午榜師陝西學政李適園（友棠）先生。「己丑北來，見余侯鯖集，好之甚篤。歸纔數月，尺素遙將，則律古詩在焉。……今歲膺荐剡入都，又出其集唐七言詩就正，欲予序而行之。乾隆壬辰菊月臨川李友棠序。」（松花菴集唐序。）先生在這一年中，一方面整理舊有的詩稿；一方面又恐怕一踏入政界人事的紛紜，有擾他的詩興。「索

米長安興不孤，一年猶得破工夫。未知單父鳴琴日，尙有閒情似此無？」（自題壬辰詩後。）無怪先生到後來有『綜前後作吏之詩，尙不及作廣文時一月之數』的感想。

臘月，先生始蒞陵縣任。

松花菴遊草序『乾隆壬辰臘月，予由教職筮仕山左陵縣。』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先生五十二歲。

先生仍在山左陵縣任。

松花菴遊草序『癸巳春，後始稍稍有詩來，然可存者無幾矣。』先生在陵縣任內，遨遊濟南名勝，如趵突泉，華不注，芙蓉街，……都見諸吟詠，是癸巳春以後的作品。

趵突泉：

趵突泉（濟南。）『七十二名泉，泉惟趵突傳。水心晴湧雪，工骨冷浮煙。翠荇流愈潔，青萍長未圓。拂衣何日遂？低首拜回仙。

玉濤平地湧，天下此泉無。古碣環亭榭，遊人雜雁鳧。入門聞石轉，把酒看跳珠。倘憶鷗波老，詩中有畫圖。」

華不注：「送客齊東門，因登華不注。肩輿避道程，蠟屐待仙路。茲山勢孤騫，怪石紛攢聚。探奇愜壯遊，濟勝誇老具。一笑巾笄狂，三周跛眇怒。甯知莘芙蓉，千載猶如故。白鹿逐青龍，赤松竟何處？歸來歸去來，九點煙光暮。」

芙蓉街：「行役猶然案牘親，寓公無處不風塵。街名雅愛芙蓉好，且作秋江畫裏人」

山左是孔子的故里：「禮義之邦」。先生由教職筮仕山左陵縣，心上亦躊躇自得，有送馬漢冲司馬由濟南移袞州云：「雉飛雊伏總尋常，仕宦難逢禮義鄉。君愛先師在東魯，我言太守似南陽。龜蒙山色吟詩好，趵突泉聲繞夢長。……」此外如：「……大明湖上水接天，俯影下視皓華顛。……千人既歡客不去。鯨飲擬涸七十泉。……歷下之亭古碣在，濟南名士空寒煙。……」（天涯芳草主人歌贈莫耶城。）都是得意之作。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先生五十三歲。

先生仍在山左陵縣任，曾充鄉試同考官。

李撰傳略：「充甲午鄉試同考官，解元趙東周出其門。」先生詩集遊草內有幾首詩，就是先

生當時闈場內作的。

濟南考館和陸省堂：「日予今捧檄，客館暫淹留。臥想明湖勝，誰爲畫舸遊？疎桐迷夜雨，寒雁幾聲秋？賴有樽中物，同君破旅愁。」

呈吉淵厓太僕：「桂宮香動萬山秋，星使迢迢海岱遊。伯冏勳名同畢呂，中孚才譽並錢劉。簪花偃蹇新司馬，對酒蒼茫古爽明。盡說公門清似水，何妨桃李偏齊州。」

次贊道峯侍御：「繡衣使者古仙儔，乘傳衡文値素秋。自有衙官排屈宋，不勞鄰仲借羊求。惡書謬涴烏絲格，（余書法最劣，而公出佳箋，固求塗鴉）警句堪懸白雪樓。（公有東萊詩草一卷，命予評騭。）一識韓公吾願足，人生何必覓封侯？（原詩，千首仍兼萬戶侯。）」

呈馬潢冲監試：「俗例頭銜亦考官，鎖闈深處日盤桓。競言二戴傳經好，（予分得禮記房。）不信三羅及第難。（解元趙東周等諸名士皆出本房。）鳧舄朝天飛更遠，雞窗聽雨夢猶寒。泱泱東海波瀾闊，網得珊瑚且共看。」

月夜聞鶴：「鎖院評文夜最遲，天香靜裊桂花枝。一聲鶴唳秋空碧，正是千山月上時。」

八月壽張奸民王倫反。

聖武記，乾隆臨清靖賊記：「乾隆三十九年，兗州府壽張奸民王倫，以清水邪教，……往來山東，號召無賴亡命，黨徒日益衆。羨臨清之富庶，又大兵方征金川，……倡言有四十日大刼，從之者得免。壽張知縣沈齊義捕之，賊遂於八月二十有八日夜襲城，戕吏。賊先言破城日當有風雨，及期適應，衆益信。賊連陷堂邑，陷陽穀，皆刦掠棄城遁。……」壽張王倫，結黨成羣，戕官殺吏，陷城刦掠後，即棄城遁，儼然是一股流寇。當時各城人士或爲職責所關，或爲大勢所迫，死難者不少。先生都有詩輓云：

哀沈壽張齊義。「肘腋生戎馬，吾哀沈壽張。發奸眞岌岌，罵賊竟堂堂。風雨靈旗會，蘋蘩古社香。甯能草間活？拜泣向豺狼。」

哀陳堂邑枚及其弟武舉元樑。「悽惻陳堂邑，吾曾一見之。城空作亂後，身死去官時，河嶽留靑骨；旌竿笑赤眉。脊令隨杜宇，嘆血上連枝。」

哀劉丞希壽。「劉君佐陽穀，擊盜喪其生。想見陽人聚，長沙氣不平。」

哀方尉光祀及其姪義。「大盜升廳事，微官死獄門。相從連小阮，不愧蔣山魂。」

哀吳訓導璞及其姪文秀僕千忠。「殉節寒官亦壯哉！阿咸慷慨僕憐才。捐生莫道身無祿，首稽曾經北嚮來。」

某縣學博聞賊至，夫妻闔戶同縊。夫懸絕而甦，其妻竟死焉。「雙懸白練死分明，節義門風嘆廣文！大獲雖來難盜妾，孤鶼猶在倍憐君！」

照這樣看，王倫破壽張，陷堂邑攻陽穀，死的人也不少。眞是「星星之火，勢成燎原。」清廷怎樣的處置呢？「時上（高宗）駐蹕熱河行宮，大學士舒赫德……命佩欽差大臣關防，由天津馳赴山東督師。命額駙那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率健銳火器營兵。又簡吉林索倫善射手五十爲選鋒。詔直隸總督周元理以兵防廣平大名界，而河道總督姚立德防東昌」（聖武記仝上）清廷這樣遣兵調將，「聖天子百靈相助，大將軍八面威風。」一路浩浩蕩蕩，直奔臨清來。先生也高興的手舞足蹈，看他的詩：

壽張賊警喜官兵至。「小醜肆凶頑，天兵俯拾同。鷹鸇秋自疾，魑魅晝當空。壓卵山威重，吹毛劍氣雄。衡非新莽後，不必用吳公。」

八里舊臨清，么魔敢橫行。即看摧破壘，不待出奇兵。虎遶中丞節，熊飛左相旗。俘囚當自拔，天討最分明！」

果然跳梁小醜，經不起天兵一打！「舒赫德軍抵臨清，賊千餘北出牽官兵，而驍賊五六百陣舊城東門迎戰。舒赫德……以禁旅三百追賊北門外而自攻東門。賊敗竄城內，短兵巷戰。……搜王倫於城中大宅，毀墻入手擒之，爲十餘賊所奪，賊登樓，縱火死復殲。巷戰女賊烏氏等數十，生擒其弟王樸，其黨樊偉孟傑王經隆，等檻送京師，誅其黨千餘。……凡一月賊平」（聖武記仝上。）眞是泰山壓卵，一月的光陰，一場烏煙瘴氣的妖氛大散，雲淨風淸！先生有檻車行以紀之：

「賊魁窮蹙自焚死，餘賊一一生致之。諸賊市儈一髡緇，自稱元帥與軍師。貪狼筋抽腹蛇斷，已入檻車猶倨謾。從來悖逆無不亡，汝獨何人敢作亂。雷霆一擊破千山，擒汝乃在須臾間。方臘楊太尙人面，汝爲怪鳥眞赧顏。」

先生在這匪氛猖獗的當兒，做了一樁很有陰德事，就是：「當是時，壽張王倫作亂，良民多被迫脅。凡所俘獲，大府悉令斷其足筋，先生解馬至軍營，惻然曰：「是中豈無冤抑乎？」倡同僚，白諸大府，

請訊，釋其無辜，一時全活者約三百餘人」（李撰傳略）先生又有贈穆盧村：「卓犖章邱宰，軍儲賛理勞。我來添伴食，君意感同袍。角入秋風壯，營連夜月高，會須磨盾鼻，倚馬看揮毫。」足見先生有膽有識，並不是「吟風弄月」的浪漫潦倒的「風流才子」。也不是一味讀死書，獃頭獃腦的書獃子；但是先生卻也有些獃氣，「時賊氛尙熾，人情洶懼，先生神色夷然。每夜輒秉燭吟詩，弔死事諸公。已而就寢，鼻息如雷，共服爲仁者之勇。」（李撰傳略。）昔人謂元人逼宋帝昺於厓山，陸秀夫先生在舟中負帝昺跳沉南海的前幾天，尙爲帝昺講論語，後人至今笑其愚。先生贊理軍儲在，「賊氛尙熾，人情洶懼。」「角入秋風壯，營連夜月高。」的危險賊窟，戎馬愴惶的當兒，仍然「秉燭吟詩，」倚馬揮毫。不更獃麽？但是：「已而就寢，鼻息如雷。」我說一句文言的考語：「其獃不可及也！」比較晉之謝安當淝水戰爭吃緊的時候，與客圍棋東山，得捷報，了無喜色，說：「小兒輩遂已破賊！」一若眞「神定不懾」者。可是過戶限，不覺屐齒的折掉，反高興的忘了神。先生到還眞率坦白，也夠得上「仁者之勇」的推崇。

復次：宋人論詩者稱杜工部（甫）先生爲詩史，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先生自己說：「余

作令山東壽張之亂，凡紳士死節者，悉蒙褒贈。」（殉難訓導杜鳳山碑。）是斯役之殉難者，雖蒙褒贈，死者也都瞑目而先生「弔死事諸公」的幾首紀事詩，亦當作「論世知人」之詩史看。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先生五十四歲。

春，先生從僕名王大者卒於山左陵縣任，先生哭之以詩，見先生待下人之忠厚。

葬從者王大凄然有作。「病僕追隨久，間關棄此身。痛當寒食日，權厝異鄉人。杜宇哀難曉，棠梨慘不春。覊魂應旁我，切莫盼歸秦。」

十月，先生陞任湖北興國州知州。

李撰傳略：「乙未特授湖北興國州知州。」但先生直至明年六月始到興國任。松花菴遊草序：「乙未又十月，荷蒙聖恩陞牧楚北之興國，丙申六月始抵任。」先生卸陵縣任後，仍住居陵縣客館。有客館買菊：

「扁鵲山頭噪晚鴉，大明湖上老蒹葭。濟南可戀惟秋色，十月沿街買菊花。」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先生五十五歲。

春，先生由陵縣起身赴興國任。

留別陵縣士民。「桑芽未吐柳先絲，春色應嫌我去遲。兩袖清風真浪語，簷車猶是舊民脂。

斥鹵田多井臼貧，綠蕪阡陌又逢春。三年愛汝同孺子，只恐蒲鞭也誤人！

飛塵遙指楚江天，祖道重逢知幾年？父老莫言劉寵去，甑花臺下有荷錢。

離筵樽酒故情歡，送客飛花上馬鞍。老別桐鄉增眷戀，題詩留與後人看。」

先生在陵縣整整三年，一旦離陵南下，一方面恐怕未諳政事蒲鞭誤人；一方面感覺着故地情深，別增眷戀。不但陽關三疊，對離筵樽酒一般送行餞的陵縣士民是這樣，就是一路都覺着「芳草」「東風，」像煞遠送行人！

沿路見梨花有感。「芳草迷離夾路生，東風吹處馬蹄輕。眼前一帶青青色，惟有梨花送我行。

長亭莫惜酒杯空，馬首何時更向東？但使仙雲來旅夢，不妨桃李嫁東風。」

六月到興國任。

松花菴遊草序：「丙申六月始抵任。」一路經過昆陽，襄陽，黃鶴樓，鸚鵡洲，……都有題詠。

昆陽：『綠林豪客連兵起，白水眞人應運昌。虎貂何知征戰事，也隨尋邑到昆陽。飄風驟雨瓦皆飛，鬪野玄鶴從絳衣。誰使亡新先破膽，論功日角羨當歸。』

早發襄陽：『一笑凌空闊，揚帆入楚都。岸花飛露摘，村酒旁煙沽。奇服騷人佩，靈光漢女珠。襄樊多古意，臨發更踟躕。』

黃鶴樓：『江城風月總如斯，尚有仙樓占古牌，黃鶴倦看人醉酒；青蓮應笑我題詩。十洲花渺雲空返，三戶煙消水不知。惆悵秦關何處是？憑欄多在日斜時！』

鸚鵡洲：『鸚鵡洲前弔古墳，萋萋芳草帶斜曛。風飄木葉禪如脫，沙走江聲鼓尚聞。南國令傳狂處士，西陵誰表故將軍？啁啾七子皆籠鳥，一鶚高飛自不羣。』

興國卽今之陽新縣，屬湖北江漢道。毗連江西瑞昌，在武昌之東南。奇怪！先生一到武昌，不直接南下，赴興國任，怎麼反西上到荊州去呢？到處有留題：

武昌西上阻雨：『短轅纔北至，孤櫂又西征。惆悵今何夕？邅迴又一程！江山雄楚望；雷雨雜騷聲。臥想家園樂，勞勞太俗生！』

關帝廟（荊州）「偉矣漢中將，大哉天下神！上游曾董督，蠻寰合尊親。山水荊州古，煙花蜀道春。蠕蠕吳與魏，回首已微塵。」

巫山高：「十二遙峯聳碧空，朝雲暮雨自濛濛。娶魔大是君王恥，何事頻來入夢中？」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先生五十六歲。

先生仍在興國任。

六月解餉赴京，十月旋署。

松花菴遊草序：「今年六月解餉赴京，十月旋署，又得詩數十首。綜計前後作吏之詩，尚不及作廣文一月之數；且格調卑弱，多不稱意。於以見民社之難勝，而才力之易盡也！……乾隆丁酉嘉平月念二日，松厓吳鎮自序。」先生到興國，「此州案牘，十倍陵邑。而勘渠履畝，得詩較齊魯爲多，抑亦江山之助也！」（仝上序。）先生詩興，眞是不淺！但也却有緣故：「特授湖北興國州知州，先生益諳練政體，精神煥發，剖決如流。」（李撰傳略。）在陵縣任內，爲「蹇帷新婦眞三日」（撈悶）雖以先生之「踔厲風發，卓犖不羈，」（傳略。）辦事莫有棘手的阻撓，但以美錦學製，總有些生疏的地方。

此次到興國「面壁高僧已九年。」（撥悶）一則「諳練政體，」一則得「江山之助。」自然是「精神煥發，」靈機妙悟「得詩較齊魯爲多。」節抄幾首，領略「江山之助」的風味：

三閭祠。「三閭祠近楚王城，芳草年年繞砌生。雷雨若通山鬼路，丹青宜榜水仙名。西鄰狠虎原無信，南浦蛟龍豈有情？莫以獨醒看衆醉，一樽椒酒爲君傾！」

宋玉宅。「宋玉庭前野草香，招魂誰復遣巫陽？鶯隨開府遷新宅，花笑登徒過短牆。賦裏綠雲空變化，歌中白雪自悠揚。蘭臺人去江天寂，尙有雄風送晚涼。」

魯子敬祠。(江夏)。「指囷高義重江東，咋舌追兒憚勁弓。亂世英雄輕長者，何曾長者不英雄！唇齒孫劉總貴和，調停孰與魯公多？祇今漢水通吳蜀，猶傍靈祠日夜過。」

伯牙臺「知音千古淚，忽灑伯牙臺。山水今尙爾，人琴安在哉？江涵秋月澹，松助晚風哀。惆悵鍾期死，膠絃續不來！（一作：山水自成曲。）」

赤壁。（黃州。）「鼻林一矩老瞞愁，艣艣灰飛蹟尙留。人爲三分爭赤壁，我知兩賦在黃州。風淸月白嘗如此，遺世登仙未可求。借問靈皋中夜鶴，髯蘇遊後更誰遊？」

甘興霸祠。（興國）「豪爽甘興霸，能垂戰伐名。祠花猶錦緞，簷雨尙鈴聲。多謝梟黃祖，差堪慰禰衡。神鴉今在否？接食慰予情。

富池君昔葬，興國我今來。水旱行當告，幽明莫見猜。墓頭聞鼓角，江面役風雷。尙憶揮銀盌，雞翎插帽回。」

先生在興國，除「勘渠履畝，」爲民興水利而外，又淸理過一樁寃獄。「先是鄰封民爲鄉豪所殺，有司以自縊立案。經其子屢訟，莫能雪。上官委先生往鞫。先生依法擒訊，立得其情，置於法，遠近快之。」（李撰傳略。）値得稱述。復次：先生在興國，離家已久，鄉音千里，不勝匏繫官司之感。如：

武昌九日。「秋風感綈袍，無心醉楚醪。一官眞作客，九日負登高。白髮循梳短，黃花入夢勞。江雲橫落照何處是臨洮？」

客至。「行人下馬拂征袍，十載鄉心醉楚醪。正是菰蒲煙雨好，滄浪亭上話臨洮！（滄浪煙雨爲興國八景之一。）」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一七七八。）先生五十七歲。

這年先生由興國知州陞授湖南沅州府知府。

李撰傳略：『戊戌奉特旨陞授湖南沅州府知府。在任甫一年，百廢俱興，公餘咏嘯，自如也！』先生去興國時，有阿婆詩：『阿婆經歲撫嬰孩，饑飽寒暖總費猜。纔識呱呱眞痛癢，家人又報乳娘來。』袁簡齋（枚）先生，擬之唐高駢節度詠風箏：『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風移別調中。』謂先生阿婆詩爲詠懷（隨園詩話卷十六）一點不差。因爲先生去任興國，雖云乳娘又來，索撫嬰孩；但以『饑飽寒暖』費心撫養之興國嬰孩（人民）總覺有點難離。『淒涼大別山前水，獨挂風帆送遠人！』（淡口絕句。）

秋，先生赴沅州任。

武昌雜詩。（時將之沅州任。）『客意含秋色，臨行慘不舒。雖有衡嶽燕，猶食武昌魚。澹月窺甕牖，寒雲迷簡書。江邊古黃鶴，縹緲更愁予。』

微生屬多幸，官自聖人來！（鎮壓陞皆蒙特旨。）作郡憑何術？籌邊愧不才。九歌三戶在；八景一帆開。頗學隨陽雁，南征又北迴。

偏沅非沃土，領郡異閒曹。自覺行吟懶，誰言坐嘯高。洞庭蛇骨盡，衡嶽鳳心勞。撫字原臣職，升沅信所遭。

挂席雄風在，吾將涉洞庭。乾坤萬頃碧，今古數峯青。月落魚龍寂，山空草木靈。邅迴南去路，屈賈舊曾經。

沅州南楚盡，溪洞入層雲。耕鑿三苗帖，星霜五馬分。丹砂今可有，銅柱昔曾云。只恐龍標尉，觀詩笑府君。

嵐翠環城郭，高齋待我登。溪蠻皆士女，山鬼亦賓朋。驅鱷唐韓愈，刑蛟蜀李冰。爲官不廟食，後世有何稱！

並世未相見，吾慚楊子安。遺詩人競寫，宿草月同寒。挂劍心徒切，鳴琴力竟殫！長沙先後事，聽鳥又哀歎。（子安華陰進士，曾令長沙，其詩多可傳者。）

雲衣吾族寶，（名森，前建始知縣。）近寓武昌城。暇日尋坡老，西山處處行。攜魚人兩岸，聽鶴月三更。偏和黃州作，前賢畏後生！

先生由教職筮仕山左陵縣，荷蒙聖恩，陞授楚北之興國，此次又奉特旨陞湖南沅州府知府，這也是不易得的榮譽。「微生屬多幸，官自聖人來。」應該先生有這樣的高興暢快語。至於「遺詩人競寫」的楊子安（鸞）先生：「學詩於屈復。初倣西崑，晚益瑰麗倉堅，極中晚之勝。」（清史列傳文苑傳楊鸞）與先生「同時關中以詩鳴者。」（仝上吳鎮）也就是「關中四傑」之一。先生觸境生感，怎的不「挂劍心徒切，鳴琴力竟殫！」的感傷呢？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一七七九。）先生五十八歲。

先生仍在沅州知府任。

沅州有明山，出產五色石，雕爲屏幛，好似畫圖。先生有明山石歌詠其石。直是「偶因玩物心，稍悟字入法」（沅著狎鷗亭成。）錄之以見先生之經綸：

明山石歌：「明山石，紫雲膚，五色作帶文章俱，良工琢之成畫圖。或爲屏幛或爲硯盂，人物花鳥種種殊，有如八寶垂流蘇，位置足供几案娛。片石微長不忍無，此工可使爲大夫；大則宰相小師孺。治人造士隨方隅，庸目摘瑕並舍瑜。王不成器等碔砆，以馬守戶鼎當車。用違其才安所須，更誰

物色屠與沽。吾師乎！吾師乎！白珩非寶見楚書，卞和足刖淚眼枯。明山石，爾區區！」

先生在沅州政簡刑清，有沅州雜咏，瀟湘八景等集古五律集唐七律集句脫稿。先說沅州雜咏：江烔松花菴沅州雜咏序：『吳沅州之在延齡花圃也。非僧非道，有花有酒。嘗步沈韻上下平集古唐句得五七律如干。……敷原江烔乙帆序。』先生集古人的成句，得沅州雜詠五律三十首，七律三十首，能有這樣的成績，眞是難能可貴！無怪江乙帆（烔）先生說：『鬢絲兮心織，退之嘯兮子美泣，古又唐兮諧金石！』（仝上序。）究竟集句濫觴於什麽時代呢？『自晉傅長虞作七經詩，而王右軍爲之傳寫，此集句之權輿也。至宋王半山，孔毅父，乃專爲集句，而繼作者至今益甚。文人遊戲，固無可無不可乎？』（松花菴集唐自敍。）『集句權輿於宋，而大盛於今。以予所見，如黃唐堂之香屑，李適園之候鯖，最爲傑出。』（敦古堂集句序。）是集句發源亦久，自有歷史上的根據，是一種小技巧，是『文人遊戲』之作。照『至今益甚。』『大盛於今。』看來，集句也是當時很時髦的一種文格。『集句肇於古而盛於今，倣傚者幾遍天下。……雖方家視爲小巧；然此中有旨趣焉，淺嘗者不得而知也。』（竹齋集句序。（是集句中的旨趣，要邃於詩者方能領略。再者：非胸羅萬卷，熟爛古人之佳

作者，無從擱筆。「詩必窮而後工，而集句之難，尤非枵腹者所能辦。今潘子所集：興趣則雲蒸霞蔚，屬對則玉戛金舂，氣韻聯絡，無跡可尋。且多多益善，如木難火齊，充牣巾箱。潘子良富矣哉！」（敦古堂集句序。）集句要多讀，是先生對於作詩注重學問的證據；但性靈也不可抹煞，除在前節癸丑年下論及外，先生有補司空表聖（圖）詩品一則幽邃：

「如有所思，寸心鬱陶。春蘭秋菊，空谷香飄。天寒日暮，翠袖無聊。幽篁月出，時聞洞簫。湘妃容與，山鬼逍遙。鷄鳴欲往，風雨瀟瀟！」

這種境界，非穎悟過人，「天機清妙」者不能領略。「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王維竹裏館。）祇有「秀徹疎朗……意興發端，神情傳合，由工入微，不犯痕跡。」（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開元天寶之文學。）的「摩詰（維）之才，」方能做到這種幽邃境地。可是先生論作詩，對於學問一方面，也不可疎忽。「作詩之根本，才與學而已。才賦於天，不能增減；學則經史子集，皆宜鑽研。今第讀詩而作詩，固無所謂詩；然未讀詩而作詩，詎反有詩乎？又况於集句耶？玉厓寒士也。守先人之破篋，頗能薈萃諸家，而成一家之言。故凡漢魏六朝唐宋之佳句，雖不漁獵。今其

所集，媲黃儷白，若出天然；寫景言情，悉如自作。何其得心而應手乎？……誠以集句則必多讀詩；多讀詩則必多積書；意者遺金滿籯，或不如斷簡殘編之汗牛而充棟乎！教子弟者其知之！」（張玉厓集句序。）先生所謂「才」，就是性靈；所謂「學」，就是學問。「讀詩而作詩，」是丟掉性靈，作不出好詩來；「未讀詩而作詩，」是偏重性靈，也莫有好的作品。所以「作詩之根本，才與學而已。」先生明白曉暢的說明作詩是性靈與學問並重。

集句是促成多讀詩的妙訣，是求學問的不二法門。多讀「然後頗能脊萃諸家，而成一家之言。」「脊萃」是嘔多少心血，纔能成功？金聖嘆先生說，作者受了創作的艱苦：「眞是將三寸柔腸，直曲折到鬼神猶曲折不到之處，而後成文。」（西廂批語。）作集句詩也要費這樣的艱苦，然後纔能「脊萃諸家，成一家之言。」纔能將「漢魏六朝唐宋之佳句，靡不漁獵。」先生是竭無數精力於集句，深知集句之艱苦，也深知集句之興味。「此中有旨趣，淺嘗者不得而知也。」先生的詩學能繼「秦中詩派」而崛起，他的集句的成績，也佔重要成分。這種集句的文體，雖然偏於部分的，享樂的，游戲的，帶些貴族文學的色彩。當茲文學革命運動的時代，似不合文學思潮；但是我們站在欣賞文

學藝術的立場上說，不能全將牠的價值，一筆抹煞！況且『集句則必多讀詩。』『集句者愛古人因及其句，兼有思學交致之功。』（集唐自序。）的努力讀書的精神，更當欽佩！

其次說瀟湘八景集句：

瀟湘八景，都是些什麼？(1)瀟湘夜雨。(2)洞庭秋月。(3)遠浦歸帆。(4)平沙落雁。(5)煙寺晚鐘。(6)漁村夕照。(7)山市晴嵐。(8)江天暮雪。先生自己說：『今海內十室之邑，一畝之宮，凡好事者靡不有八景矣。然而瀟湘之八景，則欲七之九之而不可也。景詩始見米南宮（芾。）而後之作者，諸體略備。予暇覽楚志，忽有關生，因集句以續貂焉！』是瀟湘八景詩，開始於米南宮，（芾。）再考究瀟湘八景的顛末：『董北苑（源）有瀟湘圖，未著八景。宋復古寫八景卷，爲雍熙僧所藏，其八景之權輿乎！嗣是米南宮（芾）父子，及馬遙父（遠）競爲斯圖，兼繫以詩。故宋自中葉，長沙築八景之臺，而隨處效顰，八景幾遍於天下矣！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八日後學丁牲跋。』（松花菴瀟湘八景詩跋。）『松翁幾載楚州，一麾領郡。香凝燕寢，字織龍紋。……繫夫八景，企被三湘。肇端董北苑（源）之圖。鍾事米南宮（芾）之詠。長沙建築，寰宇傳喧。故珍藏記自宋

雍熙，追荆駕范而摘集詢於孔毅父，泣杜唏韓。」（江炯瀟湘八景集句序）是瀟湘八景，宋元諸公都有吟詠。先生「頗覽楚南之勝，水有洞庭，而山則衡嶽，足極天下之大觀！」（張鶴泉古文序。）「公餘嘯詠，集瀟湘八景，詩各一卷。搖毫擲簡，運化天然；格老調高，味之不盡，……覺衡嶽洞庭，別開生面，而詩中有畫，猶恨不令宋元諸公見之。」（仝上丁跋。）先生的瀟湘八景集句是「神施鬼設，有裁雲縫月之工；水到渠成，愛棘句鉤章之尠。得諸心而應諸手，石亦憂而金亦敲。衡嶽逢場，洞庭張樂。」（仝上江序。）先生嘗謂「古人隱於今者多詩材；河陽之花，彭澤之秫，羅浮之梅，秋浦之月，其大較也。」（馬讓洲詩草。）先生這樣遨游「楚南之勝，」吟嘯自如，殆亦「隱於今者」歟！雖「守沅郡二年，……取瀟湘八景集古唐人句分賦之。其間五言，七言，古體，近體，莫不冥搜眞宰，漱潤羣芳。噫！奇矣！……讀八景詩，夷猶淡折，曠如奧如，和似天倪，動與古化，庶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者焉。如是奚翅八景而已！雖舉吾目中之景，無非吾意中之詩；卽舉天下古今之詩，無非吾意中之景。粒粟藏大千世界，芥子容廣大須彌。」（周大澍松花菴雜稿詩跋。）先生居然是「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王維夏日過靑龍寺謁操禪師。）的好佛詩人王摩詰（維）的化身；也

就是「胸中浩然廓然，納煙雲日月之偉觀，覽雷霆風雨之奇變，……瞬息千里。」（陸游煙艇記。）的南宋愛國詩人陸放翁（游）的胸襟。長安年海籌（景鶴）有題瀟湘八景集句後七古四首：「八景詩成擅天巧，南宮北苑亦驚倒。先生祇是寫襟懷，不覺筆端聚百寶。裁雲縫月針線無，織成紫鳳兼天吳。疑是君山風雨夜，鮫人捧出洞庭湖。（上略一首。）宦海無邊歸計好，黃粱夢斷邯鄲道。彈罷瑤琴風月清，尚戀美人與香草。莫言八景屬瀟湘，只在先生錦繡腸。九嶷七澤都游徧，迴首蓬壺日月長！（上略一首。）」亦足見當時人士推崇先生之瀟湘八景集句。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一七八〇）先生五十九歲。

春，先生解沅州任。

李撰傳略：「庚子因屬縣諱盜事挂誤被劾，蓋湖南某中丞夙嫉先生剛直故也。」周大澍松花菴雜稿詩跋：「松厓吳先生守沅郡二年，旣謝政。……一麾出守，未竟厥施，齟齬於上官，局促於文案，浮沉於吏議。自非蟬脫寵榮，一視得失，惡能無悒悒於中者耶？」先生這樣清廉瀟洒的官，尚不免「齟齬於上官」，剛直被劾，直令人不勝「宦海浮沉」之感！先生有解組四首以言志：

『薄宦來三楚，勞心萃二年。無才登白簡，有罪負青天。兒女他鄉事，山林宿世緣，君恩深未報，犬馬徒纍然！

罷郡衣堪典，誰言酒易賒？繩床留待月，鐵筆擬評花。朱鳳儒人宅，青牛柱史車。淒涼千里夢，無夜不還家。

五載游齊楚，才疎萬事非。馬亡可仍福，鶴在恐先饑。士女琴留別，江山賦寫歸。飄然良不易，惆悵立斜暉！

官似遠游客，才輸新嫁孃。十年塵碌碌，一笑海茫茫。悽惋成詩妙，牢騷對酒狂。甯知葵藿性，冷暖向春陽。』

先生此次沅州解組，較之留別陵縣士民，居然判若兩人。『惆悵立斜暉。』『牢騷對酒狂。』那能和『桑芽未吐柳先綠。』『綠蕪阡陌又逢春。』的欣賞自然界的興趣相比呢？『無夜不還家。』『馬亡可仍福。』怎能和『祖道重逢知幾年。』『老別桐鄉增眷戀。』的一往情深的離悰相比呢？先生並不是患得患失的人，丟了知府發牢騷。以爲雖『薄宦來三楚，勞心萃二年。』因爲『齟齬於

上官。」剛直被劾，把「官自聖人來」的「君恩深未報。」纔是這樣。倘說先生是解組莫官做，發狂的長呼，那是侮蔑先生的人格。

先生「解組時，不名一錢。殆歸惟攜書畫數卷，沅石數方而已。」先生眞有剛直氣概。我看過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卷十四寫江山船上的一個妓女龍珠對周老爺說：「我十五歲跟上我娘到上海一盪，人家都叫清倌人，我肚裏好笑！我想我們清倌人也同你們老爺一樣。……去年八月裏，江山縣錢老爺在江頭雇了我們的船，同了太太去上任。聽說這錢老爺在杭州等缺，等了二十幾年，窮的了不得，連什麼都當了，好容易才熬到去上任。他一共一個太太，兩個少爺，九個小姐。大少爺已經三十多歲，還莫有娶媳婦。從杭州動身的時候，一門的行李，不上五担，箱子都很輕的。到了今年八月裏，預先寫信叫我們的船上來接他回杭州，等到上船那一天，紅皮衣箱一多就多五十幾隻，別的還不算。上任的時候，太太戴的是鍍金的簪子，等到走，連那小少爺的奶媽一個個都是金耳墜子了。錢太老爺走的那一天，還有人送了他好幾把萬民傘，大家一齊說：老爺是清官不要錢，所以人家纔肯送他這些東西。我肚皮裏好笑，老爺不要錢，這些箱子是那裏來的呢？……瞞得過我麼？做官的人得了

錢，自己還說是清官；同我們吃了這碗飯，一定要說是清官人，豈不是一樣的嗎？」這些話刻苦做官的人，一方面愛好名譽；一方面還要許多的老袁頭兒。固然作小說帶些諷刺意味，但是這種名利兼愛的清官，（？）塵世上不知有多少？吾國官場之現形，儘有這些齷齪。視先生赫赫威威作了一任知府，到解組時，罷郡典衣，祗有「書畫數卷，沅石數方。」當作若何感想？不但此也，先生窮的可憐，解組後和先生平日往來的朋友，都替他難過，先生有詩紀之云：

協鎭黃稼園（秉淳）海澄公之長子也。與予同城數月，誼如昆弟。比聞予解組難歸，至爲淚下。噫！如斯人者，予今日豈易得哉！因感激而爲詩。「黃子本貴冑，宛然寒素儔。榮光分帶礪，文彩映弓裘。谷鳥戀喬木，澤魚爭上游。罷官余小事，君乃淚長流！」

裴把總宏泰者，芷江之異人也。夙有道術，志在濟人。昨聞予解組，屢見存慰，予感之而贈以詩：「沅水裴宏泰，飄然甲冑身。玉山行自朗，寶劍舞猶神。妙術左元放，義風田子春。故鄉何足戀？感爾造門人！」

六月，先生寄居民房，未曾起身。

苦熱寄丁鹿友：「索居桐月又荷月，遙望秦山空楚山。此處無錢三十塊，何人有屋千萬間。（時僦民房。）天中趙盾爾相逼，林下陶潛他自閒。差喜風流丁學博，新詩能代老夫刪。

老夫罷郡身無事，花鳥淹留旅夢安。未必癡人愁馬角，虛教賢宰費猪肝。（謂張荷塘。）衡山寶氣凌朱雀。湘浦文心迸紫蘭。醉捋霜髭聊一笑，磻溪猶有釣魚竿。」

秋，先生仍未起身。

再寄鹿友：「酣暑能催兩鬢秋，歌聲又自滿蝸牛。龔黃事業君將代，屈宋江山我尚留。饞想鱸魚消宦味，悶尋鸚鵡話鄉愁。洞庭浩渺天連水，擬借雄風一葉舟。

唐朝皮陸雙才子，並世工詩萬古稱。但使風流齊笠澤，何妨唱和續松陵。菊花似笑投閒客，桂樹堪爲耐久朋。他日雞壇傳本事，飛揚猶足傲蒼鷹。」

張荷塘內閣遣伻數送酒錢，感而有作：「索米偏沉老不禁，聊將詩酒慰抽簪。若非雜佩能相贈，幾使殘杯罷獨斟。隴首秋雲公子句，渭城朝雨故人心。鬚眉巾幗皆豪俠，落日蒼茫見古今。」

冬，先生起身旋里到華陰遇蘭山書院同學江右章（得符）賡文。

三餘齋詩序：「予庚子冬，自楚旋秦，道經嶽廟，右章（得符）盛設酒饌，徧沽春斝。酒酣耳熱，談及三十年前同學時事，其豪爽猶夫昔也！」據先生紀事詩看，大約在秋盡冬初由沅州起身，一路的情形如下：

辰沅舟中：「清風吹客袖，涼雨送歸舟。頗有江山助，而無跋涉愁。蘆花湘浦雪，楓葉洞庭秋。屆買迴翔地，匆匆負此游！」

舟次黔陽，袁廣文率諸生醵錢送行，賦詩誌感：「黔陽城外鷓鴣啼，行客維舟日已西。三萬青蚨來措大，一錢眞愧若耶溪！」

先生歸家，怎的有覆舟之險，幸尙無恙。

舟覆示家人四首：「覆舟顚鵝灘，八口幸無恙。賦命雖窮薄，鬼神質陰相。愼之復愼之！平地有風浪！

平地有風浪，愼之復愼之！苟無積善功，智巧安所施。不見呂梁游，乃以忠信爲。

孳舟獨爾淪，江神豈吾愛？居然破塚出，此有天意在。憂患能生人，小懲足大戒。

近岸三數家，未通姓與名。惻然持酒食，慰汝陷溺慈。此邦風俗好，痛定感予情！」

歸舟抵中坊潘濟菴廣文邀飲其家，逾時始別。「苜蓿先生戀故侯，黃雞初熟酒初篘。知君細話名山業，且作茅簷半日留。」

先生至襄樊，沅人遣人請先生題無水亭額。

無水亭絕句併序：「沅州龍津橋，毀而復成，因建亭於其上。時予罷郡歸矣，沅人走使襄樊，追予舟而請名，予爲題曰無水亭。蓋無者，水名也。橋因水建，則此亭當名曰無水。……或多所怪，然得其名，義亦可了。……予彷無錫之例，而以無水厭之。此亭一成，龍津橋不復毀矣。」其絕句云：

「無水之名見水經，龍津橋下俯淸泠。不妨華表千年後，譔作吳亭比孟亭。」

先生到蘭州，不勝今昔之感，有金城感懷云：

「一別皋蘭數十春，眼前風物尙如新。客來大似遼東鶴，城郭依然少故人！」

先生在沅州任，遇姚雪門先生，亦先生晚年倡和之詩友。

李撰傳略：「晚年詩律益精；與袁簡齋（枚）王西沚（鳴盛）姚雪門，王芍坡，楊蓉裳，（芳

燦）諸公彼此倡和，靡不傾心折服焉！」雨春軒詩序：「予作郡楚南，適先生（雪門）以校士駐節偏沅，郊迎後，嘗以詩贄，而先生亦報以瑤章。顧試事匆匆，未暇徐申款曲也！」祭姚雪門觀察文：「受命九重，衡文三楚。博採梗楠，兼收蘭杜。鍾譚之僞體悉裁，屈宋之逸才俱取。高秋拄笏，哦詩開峋嶁之雲。涼夜推篷，把酒聽瀟湘之雨。」的確，兩先生是交相「傾心折服焉！」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先生六十歲。

這年先生家居，江乙帆（炯）來訪先生於臨洮故里。

竹齋集句序：「予自罷郡旋洮，鄉里兒童，背皆長大。至於生平老友，率寥寥矣。」有贈江明府乙帆詩云：

「空谷經年待足音，忽勞騶從遠相尋。署門翟尉交遊少，悲綵江郎餞筍深。五老峯尖秋拄笏，（江南康人。）九工城上夜鳴琴。（崇信有九工城，江曾署篆。）何當共飲洮河水，一笑掀髯話古今。」

三月，循化回亂起，先生友人部選南鄭訓導河州杜錦章（綵）殉難。

殉難訓導杜鳳山碑：「積石爲九曲之橐鑰，鍾靈毓秀代出偉人……首稽寒儒……而堂堂以身殉難如杜君鳳山者抑又難矣！君諱綵，字錦章，鳳山其別號也。……乾隆辛丑五月部選南鄭縣訓導，而君已於三月二十一日遇難而死矣！……蓋循化逆回倡亂猝至，河州士民多號泣登陴從官守禦。既而以衆寡不敵，兼黑夜霧雨交作，城遂陷。時走避者皆免，而君獨具衣冠訣妻子，端坐家中，賊至大罵不屈，遂身被三槍而死！……寒儒臨難致身，而忠感郊庠，義留桑梓，君亦可以無憾矣！時同日死賊者有廩生宋廣文，朱文遠，新生呂紹，皆君之後進，而爲知州周公司城上犒士之錢糧者。……君之赫赫大節，或與積石名山，並傳不朽焉！」王者蘭識：「杜君殺身成仁，得此可以瞑目矣！同難宋廣文，字鴻儒，朱文遠字翰仙，呂紹字敬承。俱恂恂恭謹書生，而呂猶年少，視死如歸，皆可誦也！」是循化此次破城，死於匪者現狀甚慘！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先生六十一歲。

這年先生家居，曾識王柏厓（光晟）先生，並爲之點定詩稿，互道仰慕之忱。

晚翠軒詩序：「柏厓王子立夫，（光晟）自遼州至皋蘭，出其晚翠軒詩，而求序於予。……立夫

詩甚多，而未能割愛，魚目旣雜，或反混珠。意者多聞直諒之友寥寥，或知之而不敢盡言歟！予與立夫同郡世好，義難慫恿，因爲删存什一而略爲校定。」先生又有答遼州王立失：

「淮水卜湯湯，青箱天下徧。君同北化魚，復作西飛燕。遍者辱新詩，良金悉百煉。況兼八分書，瘦得斯冰善。惜哉求祿養，捧檄等曹椽。珠玉迸光芒，斯人俱貧賤。迢迢皋蘭山，今古雲霞變。回首望夕陽，能無桑梓戀！老非孤竹馬，迷道暫聞見。作詩寄五泉，聊用酬黃絹。」

王柏厓（光晟）先生和云：「三湘惠澤深，二酉搜羅徧。感君成物心，愛及歸巢燕。頑鐵就鑪錘，大冶工鎔鍊。稍得叶聲音，誰與使之善？雅意示迷津，塵懷愧良緣。折腰非五斗，自笑誠卑賤！棄此探鄉山，淨雲百事變，南望超然臺，何時遂瞻戀？顚倒知遇奇，春風肅拜見。學步企騷壇，遙情托素絹。」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三）先生六十二歲。

這年先生家居。

這年甘肅回亂，清廷派兵征剿，王芍坡先生從軍來甘，先生相識，引爲詩友。蘇秀厓副使高秋立馬圖歌：「金城七月秋氣高，蘇公按部之臨洮。轅門八騶聲嗷嘈，示我小照求揮毫……雪峯作畫筆

硯勞，芍坡題詩追風騷。憶昨幕府隨旌旆，騎馬直至崐崙尻。天山大雪風如刀……疏勒諸部懽投醪，大宛貴人獻葡萄，……玉門關外柳散條，歸來歸來䄂其槖……」是蘇秀厓副使係此領兵之重要人物。王芍坡先生則「草檄文雄驚大帥。綏邊方略動元侯。五涼宦跡供憑弔，萬里軍書入校讎……雨霽紅厓朝挂笏，霜明青海夜登樓。湟隍地擁龍支出，鄯善民遮馬足留。」（壽王芍坡先生）王芍坡從蘇秀厓辦理文書，自癸卯年入甘，所到之處，都有留題，著吟鞭賸稿和丑辰紀事兩卷詩，先生爲之作序。

王芍坡先生吟鞭賸稿序：「天之下，地之上，皆詩境也。然聲教所阻，則謳歌遂闕焉。……新疆爲金天之奧區，自漢訖明，羈縻而已。及至我聖朝（清）悉成編戶，此誠千古所希逢，亦甯非文教覃敷之景運，將欲令崐崙月窟之左右，盡變爲風雅之乾坤乎？則新疆不可無詩，而作新疆之詩者，猶不易。夫蘇武穹廬，僅得李陵之三百；宋纖石壁，祇留馬岌之一章。道之云遠，至者其誰？今欲使騷人墨客，裹三萬里之糧，而往題五七言之句，不亦難乎！此吾於芍坡先生之吟鞭賸稿，竊嘆其空前絕後而言人之所未言也。……先生以江左宿儒，通籍最久，一官而成一集，殆有家風！此稿則自入

甘以來，歷乾隆癸卯，甲辰，己巳，丙午，于役之作耳。然據鞍弔古，乘傳懷人。……自東而西，則由玉門，安西以至喀什噶爾，葉爾羌……新疆回部之詩，古所未有者，而今忽有之。以採民風，以宣聖化，是非徒雨雪楊柳，感行道之遲遲也。予老矣！讀先生之詩，如遊天外，又何必頓羲和之轡，振夸父之策，而更尋吟鞭之所賸乎？」

因爲王芍坡先生也是先生的一個詩友，（見傳略）先生認芍坡先生爲「千古淸淮水自流，瑯琊門第本無儔。家臨蟹舍兼漁舍，才繼麟洲與鳳洲。對策力能追董賈，題詩目欲短曹劉。」（壽王芍坡先生。）當見先生之心折芍坡。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先生六十三歲。

這年先生家居。

四月，甘肅伏羌縣回民田五等滋事，糾其衆，據石峯堡，擾及通渭，伏羌，靜甯等境。上命福康安往剿，遂破石峯堡，生擒賊首，進封福康安爲嘉勇侯。（見淸史列傳卷。）時先生友人楊蓉裳（芳燦）守伏羌。「縣民田五爲亂，起石峯堡。……芳燦先期募鄉勇設防，……立捕殺，一……登陴守五日圍解

……時王昶（蘭泉）統師長武，嘉其偉節，賦二律，飛達重圍。芳燦即有和章，並上伏羌紀事詩百韻。」（見清史列傳文苑傳卷七十二。）先生有送楊蓉裳明府入覲集句紀其事：

「昔聞楊伯起，（吳均）文雅高搢紳。（何遜）吾子盛譽裾，（孔魚）遙遙播淸塵。（謝靈運）雖無揮金事，（陶潛）新聲妙入神。（十九首）雖非甲胄士，（左思）高步超常倫。（江淹）隴右五岐路，（吳均）月暈七重輪。（庾信）巨猾肆威暴，（陶潛）攻城才智貧。（吳均）誰言捐軀易？（曹植）五日暗城闉。（梁元帝）誰謂邑宰輕？（潘岳）輕舉攀龍鱗。（張華）驅馬無貰忠，（陶潛）淹留忘宵晨。（陶潛）奈何此征夫，（魏武帝）經秋復度春。（鮑氏）眼前一杯酒，（庾信）萬里猶比鄰。（曹植）行行備履歷，（何遜）書像入麒麟。（蓉裳守伏羌，回匪攻城數日竟不能克。）（梁元帝）」

楊蓉裳先生是先生晚年唱和的又一個詩友，並介紹先生之詩於袁簡齋（枚）先生。（見後）。足見先生與蓉裳先生友誼最密，對於禦匪守城的事，當知之最詳。但甘肅回亂，不止一次。「當國朝（淸）初定鼎時，甘州回民米喇印丁國棟蓋嘗煽亂。迨大兵一出，旋即掃除。乃優游耕鑿，至一百三

四十年之久，忽有華林石峯兩次之殲，螳臂當車，禍皆自取。」（王芍坡先生丑辰紀事詩序。）

回漢雜居，互分畛域，爲隴上最切要之問題。先生亦有見於是。說：「色目人之來中國，蓋自元始，非唐所留之花門也。其教僻而信者堅，雖染華風，終不能化。近江左回人，有深讀儒書者，嘗著天方性理，天方典禮，等書，以張其教。然義猶平實，總欲使種人敬天爲善而已。非有乖舛悠謬之說，令其犯上而作亂也。惟甘省回人禁子弟弗讀書，故不知禮法者，往往恣睢生事，雖草薙禽獮，固其情理之當然；然其妄可誅，其愚則可憫矣！……今辛丑甲辰二稿，令讀者如在華林石峯，親見羣凶之駢戮，豈不快哉？第始而快者既而悽然！」但是回民聰明才力，亦皆如人，祇惜不知受教育。倘人人讀書，自能出人頭地，例如「元代詩人，馬祖常伯庸，丁鶴年孝子皆色目人也。而伯庸實籍吾狄道。今狄道回民最馴良矣，華林石峯之役，從無一人與亂者。試持此詩歸而爲之講貫，則蠢茲兩變，足戒千秋，翁豈僅以詩教教回人哉？」（兩段均全上詩序。）是融洽回漢感情，先從提高回民程度入手，要提高回民程度，先從教育入手。先生去今幾二百年，回民之程度如何？回漢之感情如何？恐怕和先生那個時候不相上下。中華民族的這種富於保守性，怎的不令人佩服！（？）怎的帝國主義不來侵略滅亡呢？嗚呼！

「中華民國」嗚呼！「五族共和」

乾隆五十年己巳（一七八五。）先生六十四歲。

這年先生受福嘉勇公（康安）聘，主講蘭山書院。

李撰傳略：「己巳受使相福嘉勇公（康安）聘，主講蘭山書院。其教人也，務尤實學，士多成立。如鹺使秦覲東維岳，主政周得初泰元，刺使李元芳苞，進士郭仲儀楷，其猶著者也。」先生有福制府聘主書院造次言懷云：

「書院傳經處，蕭閒稱老儒。若云通請謁，何以訓生徒？冰雪文雖少，山林與不孤。威名能下士，或返重王符。」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一七八六。）先生六十五歲。

先生仍主講蘭山書院。

長沙周大澍松花菴雜稿詩跋：「先生罷[illegible]五年，澍始獲見於蘭山講席，紅顏修髯，望若神仙。……澍，湘人也，既重賢孝之流風，並誌桑梓之恭敬。……乾隆丙午，上巳，治長沙後學周大澍。」

除夕大雪，先生作歌以紀之。

除夕大雪歌贈閻睦九。（丙午。）「去年除夕醉君家，獵雪曾飄六出葩；今年除夕君家醉，春雪又呈三百瑞。世間除夕誰來無？難得客來與雪俱。除夕大雪亦嘗有，幾人邀客頻把酒？君如祭竈請比鄰；我似乘舟訪故人。莫辭來歲梅花約，且渡今宵竹葉春。」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一七八七）先生六十六歲。

先生仍主講蘭山書院。

義雞行。（丁未秋蘭山書院誌異。）「書齋畜雌鷄，伏卵精且專。所生十餘雛，喔喔小如拳。咒咒方哺養，忽然恩愛遷，近輒怒啄之，有如仇讎然。他塒有牝鷄，睨視若哀憐。朝爲引雛遊，暮爲翼雛眠；食爲護貓犬，行爲護鴟鳶。衆雛與之狎，時登背與肩。宣妻害二字，壽伋甘同捐。武氏殺章懷，黃臺瓜離綿。腹出尙如此，悍嫗誠不賢。况逢呂雉翟，猶望伯奇全。玆鷄爲繼母，足可喪三年。吾作義鷄行，妒燕其吟旃。」

這年台灣逆匪林爽文反，七月淸廷派福康安爲將軍往剿。先生有送福中堂（康安）入覲詩

「黃河夾岸馬頻嘶，父老攀轅悵解攜。坐鎮嚴公方玉壘，趨朝郭令已沙堤。金湯百二歸陶冶。陶李三千待品題。此地誰爲天一柱？還應紫氣入關西。

煌煌鐃鼓動西京，驛路迢遙接鳳城。三輔坂岡鶉首重，九邊經略馬蹄輕。風沙曉霽山川古；陰雨春酣草木榮。此去如膺前席問，獻芹野老是丹誠！

灼灼春萱傍紫微，白雲高處每依依。長途慣說封魚返；古塞頻看乳燕飛。錫類恩從丹禁出；促裝人自玉門歸。西池王母瓊花宴，笑指金貂作舞衣。

再世綸綸歸亞相，六韜才略冠通侯。阮公客賤仍青眼，王掾官尊尚黑頭。捧日有心人競仰；凌雲無賦我何求。堯封禾稻商巖雨，願播皇仁徧九州。」

案：先生此詩，未曾提及征臺灣事，似非此次送福嘉勇公（康安）所作姑誌於此，待考。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先生六十七歲。

先生仍主講蘭山書院。

春，先生友人王柏厓（光晟）赴江甯典史任，先生送之。

送王柏厓就選：「王子遼州客，蘭山乃舊家。鄉吟連蟋蟀，歸夢繞蒹葭。疊者來十里，因之見八父。雄文窺虎豹，大字走龍蛇。巷任烏衣改，身堪鶴氅加。相逢羈旅舍，出祖又天涯。且酌葡萄酒，兼看芍藥花。掾曹君莫小，尸祝我仍奢。峻坂鳴腰褭，延津會鏌鋣。好藏先世帖，勿覆後人車。塞近然明俗，河通博望槎。封侯應不遠，題壁待籠紗！」

王柏厓（光晟）先生到江甯，介紹先生詩於袁簡齋（枚）先生。袁枚松花菴詩集序：「讀江甯尉王柏厓（光晟）詩，驚不類近人所作。渠告所受業處，於是始知有松厓先生。未幾弟子楊蓉裳（芳燦）牧靈州，寄松厓集來，更姎姎然喜，急採入詩話，備秦風一格。」隨園詩話卷十六：「近日十三省詩人佳句，余多採錄詩話中。惟甘肅一省，路遠朋稀，無從搜輯。戊申春忽江甯典史王柏厓光晟見訪，貽五律四首，一氣呵成，中無雜句，予洒然異之，問所由來，云：『幼講學於吳信辰進士。』」吳詩奇警。詠臘梅云：「陽春如開闢，盤古即梅花。牡丹僭稱王，富貴何足誇？羣芳訴天帝，鵝雁紛喧譁，乃呼羅浮仙，冒雪詣殿衙。帝曰：咨爾梅，首出冠羣葩，白袷與絳襦，何以懲奇邪？梅花未及對，黃袍已身加。」榆錢曲云：「桃花笑老榆，如是搖錢樹；不解濟王孫，飛來復飛去。」午夢云：「竹徑涼颸入，芸窗午夢遲。

偶然高枕處，便是到家時。」木蘭女云：「絕塞春深草不靑，女郎經久戍龍庭。軍中萬馬如擊鼓，只作當窗促織鳴。」或訾其存詩太多，乃答云：「詩自心源出，姸媸感愛憎。譬如不才子，搗殺竟誰能。」或訾其存詩太少，又答云：「詩似朱門宴，誰甘草具餐。三千隨趙勝，選俊一毛難。」吳名鎮，甘臨臨洮人。

吳官山左，又調楚江，詠懷云：「阿婆經歲撫嬰孩，飢飽寒暖總費猜。纔識呱呱眞痛癢，家人又報乳娘來！」（案：此詩係先生去與國任時作，玆云官山左，調楚江，當誤。）余雅不喜陳元禮逼死楊妃，吳過馬嵬云：「桓桓枉說陳元禮，一矢何曾向祿山？」……吳又有韓城行云：「良人遠賈妾心哀，秋月春花倦眼開。忍死待郎三十載，歸鞍馱得小妻來。」詠虞美人花云：「怨粉愁香繞砌多，大風一起奈卿何！烏江夜雨天涯滿，休向花前唱楚歌。」先生與袁簡齋（枚）先生，素不識面，而簡齋先生說「余（枚）越人也，松厓先生生於臨洮，勢不能相見。予（枚）宦江左，年三十，即乞養還山；先生方馳五馬，任專城，徜徉於沅湘岳鄂之間，勢更不能相見。然則彼此雖並生一時，而沒沒然避面以終，如隔數百世者宜也。……方知我（枚）與先生，如五緯二十八宿之遠離，而爲之郵度通其光耀者，乃在柏厓（光晟）與蓉裳（芳燦）也。雖不見猶見也。使二人者一不西去，一不南來，則誰爲之騎驛？

且我二人年俱衰矣，使先死其一，則何能有此諧際？而蒼蒼者又縱我二人年力康娛，壽跨李杜韓蘇而上，豈非天哉！」（袁枚松花菴詩集序。）是先生與袁簡齋（枚）先生文字往來，兩詩翁萬里神交，由柏厓（光晟）蓉裳（芳燦）爲之介紹。先生有詩致王柏厓（光晟，）往往詢及簡齋（枚；）有時致袁簡齋（枚）詩，詢及柏厓（光晟。）

賀王柏厓生子兼柬袁簡齋先生：「皋蘭王少府，寄跡古遼州。捧檄來江表，栽花傍石頭。一官卑易稱，萬事足難求。吏合欽梅福，天寧厄鄧攸。青箱貧未徹，赤棒晚能柔。果然聞爾室，魁然誕阿侯。龍鸞應比謝，豚犬莫輕劉。珠履賓皆集，金盤醉已周。雲山三晉遠，煙雨六朝秋。借問隨園叟，觀詩笑我不？」

上袁簡齋先生兼寄王柏厓少府：「子才才子近無倫，漫說中郎有後身。橘老不逾京口化。梅寒曾寄隴頭春。音傳魚雁情何極，夢想湖山景未眞。却羨江寧王少府，隨園猶得望淸塵！」

隨園詩集云：「詩會分詠美人，霞裳拈得綠珠，連作五首，不愜余意。乃請老人擬賦兩章，恐有飽老登場之誚也。其詩云：「一斛珍珠聘禮成。美人心上尙嫌輕。珍珠似妾原無價；妾比珍珠恰有情。人

生一死談何易，看得分明勝丈夫。聞說息姬歸楚日，下樓還有侍兒扶。」附同社陸崑圃詩云：「金谷樓前玉貿摧，烏啼夜月有餘哀！美人一點分明意，不是珍珠買得來。」先生有和袁簡齋代劉霞裳擬賦綠珠四首，也足見先生的豪興詩趣：

「金谷荒涼落照昏，佳人名藉墜樓存。拈題莫笑劉郎窘，吟到香殘已斷魂。

袁老才名類八叉，偶然假手示侯芭。珊瑚且架春風筆，留得瓊枝夢裏花。

梓澤園中夜月孤，玉人懷古費踟躕。千卿何事空搔首？不弔潘郎弔綠珠。

千古傷心復快心，高樓碎玉尚哀音。未知石友魂歸日，潤筆當分幾處金？」

仲春，先生鄉人武象德（昭功）卒，先生爲之誄云。

庠生武象翁誄並序：「翁名昭功，字象德。……其長子安邦積學能文，猶爲洮士之冠冕，翁嘗令數從予遊。師弟之情，陪深浹洽，非徒尋嘗函丈課一帖括而訓一屬對也。會戊申仲春，翁以疾捐館，……時予適在蘭山書院，訃音既至，爲之憮然！……敬爲誄曰：桓桓武姓，顯自李唐。……翁承詩禮，馳譽洮陽。風標秀逸，氣骨清剛。……不忮不求，亦足以臧。……戊申花月，少微熠芒。古泉咽石，嶽

籠飛霜。再世桃李依依門牆。曝牲洒酒，祖道淒涼。魚鱗次塚，馬鬣封堂。吾與之誄，山高水長！」

二月，台灣林爽文之亂平，先生有台灣平定喜而有作五言集古八首，甚得福嘉勇公（康安）之贊賞。公有札云：「臺灣平定集古詩，格律精嚴，天衣無縫，覺白狼朱鷺，遜此喬皇。第思弟微勞曷重，亦蒙韻語逾揚，殊慚顏汗！計明歲春融，可以捧蘭襟而舒積愫也。」先生有復福嘉勇公中堂啓：

「竊鎮隴右迂儒，楚南俗吏。猥承拔擢，俾訓生徒。既廩空糜，坐費鶴堂之日；臯比浪擁，難追鹿洞之塵。昨因大靖台氛，偶集前人古句。學同獺祭，本無成見於胸中，詩比蠅鳴，豈有餘音於竅外。乃蒙褒獎，不啻頻仍。自顧舒非，實增悚愧！恭維中堂方召勳高，范韓望重，揚帆截海，路經九千里而遙；畫像凌煙，功在二十人之上。（案：此次平定臺灣，福嘉勇公（康安）居首功。高宗命畫像於紫光閣。御製贊曰：「金川領兵，已著偉名。幾處封疆，吏肅政成。解圍擒逆，能人不能。崇封殊爵，嘉爾忠忱！」）（見清史列傳。）宜乎煌煌天語，貫星斗而製長言；肅肅民情，具飧漿而迎大旆也。鎮風叨知遇之深，倍切瞻依之戀。今翹榮喜，附緻菲謙。才異飢鷹，不願飛揚於別處；智慚老馬，更期剪拂於來年。」

十月，先生點定長安年海籌詩集。

寄年海籌有序：「長安年孝廉景鶴，詩人也。屢上春官不第，以年老恩授國子監典簿，近以其詩集命愛子秉鑑持赴蘭山屬予點定。予心感焉，因走筆爲五言答之，兼以鼓其衰氣。時乾隆戊申十月十四日也。

大塊鼓噫氣，吹噓徧八埏。太虛本同室，何曾別山川。君與老夫交，悠悠三十年。遙知頭俱白，所恨各一天。朔來好驥子，訪我蘭山前，出其袖中物，一一皆名篇。讀能三嘆息，不遑問食眠？才士多落拓，安貧理固然，况君被光寵，更老優華顛。辟雍鐘鼓地，散秩亦神仙。平生五車書，百一聊賞焉。有文等冰雪，寧受熱客憐。近者攜琴劍，館穀就藍田。三家桃李村，亦足爭春妍。老夫作細字，覼縷朔風煙，望望過庭雁，舉翼相接連。」

照「鼓其衰氣」「遙知頭俱白」諸語看，先生自己也覺得到了暮年頭白的時候，但時時還要「鼓其衰氣」如：

余今年六十七歲矣。雖誦背忘。便擬從頭讀起，如兒童然。因戲用訓蒙詩意二首：「六十年華

更有餘代毛洗髓在詩書。何妨七歲孩童子。似我當今人學初。
詩文故實半荒蕪，百戰人應笑老儒。却似南能中夜偈，本來一物也全無。」

冬月，先生友人姚雪門卒。

祭姚雪門觀察文：「嗚呼！歲遘龍蛇，劫殃麟鳳。隴水冰寒，蘭山霧凍。愴賢哲之云亡，忽形神之若夢。……惟公系分虞舜，家住泰和。彭蠡澤遠，匡廬靈多。……視草綸扉，則學士如墻而聚睹。徵文壠碣，則貴人採石而先磨。……受命九重，衡文三楚。博採楩楠，兼收蘭杜。鍾譚之僞體悉裁，屈宋之逸才俱取。高秋拄笏，哦詩開岣嶁之雲；涼夜推篷，把酒聽瀟湘之雨。……廿省極邊，新疆初闢，民命所關，提刑是責。公擁麾幢，兼巡郵驛。人鮮覆盆，馬忘衝軛。用能使河西父老，就紅日於雙春。隴右兒童，戴青天於咫尺。……夫河今歲戊申月冬日酉二豎匿形，三鼓騰口。衛叔寶之體本臞，顏子淵之年不壽。公旣脫文離身，余如失左右手！……北闕雲高，西江道遠。不見諸郎，空餘小阮。風喧木塔，嘆旅櫬之倚依，月照香爐，悵銘旌之未返。……！茲者官師悲悼，士庶號呼。羊叔子之碑尚存，淚流不盡；李衛公之柩將去，夢感非虛。」

輓姚雪門先生：「凍水膠河壖，愁雲幕隴嶂。孤客傷離索，哲人嗟徂喪！惟公西江彥，實予北斗望。粲屆返其眞，楊朱迷所向。憶昔校偏沅，紵縞蒙淑貺。竭去賠蘭泉，喁於共酬唱。繡服趨雞塤，褐衣接虎帳。斗膽恣推敲，海懷恕愚妄。何言二豎侵，彙被三彭謗。方疾猶開尊，談詩訖屬纊。鵩臨嘆賈逵，蝶夢知莊曠。焚琴謝鍾期，斧堊悲郢匠，苞符大流化，金石遺文壯。挂劍已寂寥，撫棺更悽愴。招魂同楚些，歸骨待吳榜。挽歌示千秋，擬勒匡廬上。」

姚雪門先生也是先生晚年的詩友。在沅州任內相識。先生旋里後，「始悔冠古才人。生當並世，而交臂失之。從此雲泥暌隔，恐終身不復相見矣。會……先生奉命秉臬吾甘，政事之餘，過訪荒齋，輒相與極論古今詩學源流得失。」（雨春軒詩序。）是先生返蘭後，又過故人姚雪門，朝夕相從。先生又有上姚雪門觀察四首：

「臺高山林兩地懸，邇來頻接五雲箋。武功詩法難爲祖，平仲門風總是仙。尙憶瀟湘同舊雨，忽驚縞紵到寒氈。衰殘詎敢當元晏，序重三都恐未然。（上略一首。）

曾記湘沅採白蘋，郊迎遙拜使車塵。鍾譚僞體公能遠，屈宋衙官我自親。一顧而今榮老馬，三

燕在昔恕狂人，西江月照南山竹，蔭庇還當託大椿。（上略一首。）」

這樣酬唱推敲的老友（雪門）「徂喪，」先生怎的不傷神？無怪先生「如失左右手。」的狂呼。並於輓姚雪門先生後自記云：「作事詩訖，夜夢與公遊於深山，公探石壁上小孔得二玉杯贈予。覺而恐其遺忘，卽枕上呼兒牢記之。臘八日清晨松厓老人。」先生知己情深，傾喉一慟，覺至夢魂相見，友誼有這樣的眞摯！熱烈！

乾隆五十三年，己酉（一七八九，）先生六十八歲。

己酉元旦試筆：「乾隆五十四年春，轉盼韶光近七旬。（自註：時年六十九。是先生按習慣計算年齡，當多一歲。是年先生實在年齡爲六十八歲。）驛寄梅花詩漸少，壺傾柏葉酒猶醇。蘭山木塔高逈客，洮水冰球冷送人。華髮盈顚翻好事，恨無晴雪滉精神。」

先生仍主講蘭山書院，遇周眉亭方伯，及丁星樹先生。

風騷補編序：「予亦謬以非才主講蘭山。……會乾隆己酉，昆明周公眉亭觀察吾甘。……因出貲添刻二冊，名之曰風騷補編。……時偕予校定者則有丁君星樹。……書成之後，遂與眉亭公同赴

安徽云。」周眉亭先生爲書院刊風騷補編，捐增膏火二十名補修學舍。赴安徽任時，先生有詩送之。

「滇池靈秀傳區夏，不獨碧雞與金馬。提刑須用讀書人，應用斯當名世者，願曲泠泠白雪高；愛花娟娟紅蓮治。公如佛子具慈悲，客對仙官嘆瀟洒。憶持虎節到邊城，時詣鵝湖論風雅。造士曾蒙炙汗青，恤囚况忍寃衣赭。餘明何待借蘇膏，大比公然依杜厦。一年鶴料久分之，萬里熊轓今去也。上江庶富甲東南，方伯屏藩重朝社。稔和鎖鑰寄旬宣，要爲菰蒲增福嘏。三吳山水按程遊，六代煙華行部寫。却因聖帝簡從心，翻使寒儒淚盈把。嗟予偃蹇蓬蒿間，幸得追隨鉛槧下。陶令飢驅自可嘲，鄧侯力挽誰能捨。桃李爭攀祖遺轅，衣冠競舉離亭斝。願迴紫氣照龍沙，更激黃河潤鶉野。」

再送丁星樹旋里：「儂家古洮水，曾宦楚南偏。吳越未及到，湖山夢有年。丁君江南秀，捧檄赴西邊。往因攝州篆，賠盡作碑錢。已來而復去。既去而又還。將毋林下趣，寄此區中緣。堂堂眉亭公，虛左信渴賢。遂令雲鶴志，不得遽飄然。揭來佩紅篇，路指東南天。使可載長瑜，何能留仲宣。嗟君尊鱸鱠，與及秋風前，蓬萊在梓里，迴首即神仙。丈夫當雄飛，况子羽毛全。六代有才人，誰非邱壑傳。明明隴頭月，光與斗牛還。歸去聽鶯啼。雜花方喧妍。」

代送眉亭方伯之安徽任：「隴坂分鶉野，官箴肅豸袍。偉人勵冰雪，雅量托風騷。說士甘於肉，衡文細若毛。濫竽蒙見錄，蹈曆敢言勞。鎖鑰東南重，旬宣譽望高。使臣星漸遠，方伯雨仍膏。關隱青牛氣，江明白鷺濤。何時冬日愛，復照古神皋？」

先生有書院訓士次陶移二首韻：

「至人法鶉居，隨處卽安宅。學舍如蜂房，相依在朝夕，曰余之蘭山，謬充鉛槧役。待問本空空，諸生尙前席。朅來逾五載，情好陪疇昔。客鳥托高枝，胡能遽離析？

學劍觀千劍，道通文與詩。君等倦讀書，吾當自讀之。所嗟桑榆迫，去者不可思。如何桃李斑，浪擲青春時？鵝湖及鹿洞，成法宛在茲。負笈從爾至，濫竽將誰欺？」

春三月，先生內兄之婦劉孺人卒。李母劉孺人墓誌銘：「乾隆己酉三月六日內兄李封翁南若之妻劉孺人卒。」

九月，先生作毘盧閣記，及普覺寺詩。

重修毘盧閣記：「普覺寺之東偏有毘盧閣焉，乃明潘海虞先生之所題也。……閣久而圮，信

士魏肇文，馬騰雲，等募化新之。迄今法像清燿，蹈然就枕。更不煩阿耨樓馱觀察衆心而白其無疑矣。……斯閣與普覺寺全工以乾隆戊申三月起，己酉九月止。」

普覺寺重修工竣諸檀越請紀以詩漫成二首：「普覺寺中泣龍象，毘盧閣下長蓬蒿。黃金布地綠公等，素壁籠紗愧我曹。花雨漫天飛舍利，潮音終夜吼蒲牢。白蓮社裏宗雷滿，好爲淵明具獨醪。

世尊法像久塵埃，長者無窮接踵來。忽爾隨心成布施，公然彈指見樓臺。碧雲明月當空過，翠竹黃花滿地栽，今日題詩殊草草，寺僧休獻綠英梅。」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〇）。先生六十九歲。

先生仍主講蘭山書院。是年先生學生秦覲東（維嶽）成進士。甘肅人物志：「秦維嶽，字曉峯，皋蘭人也。舉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出爲湖北鹽法道。」李撰傳略：「主講蘭山書院，士多成立，如鹽使秦覲東維嶽，……其猶著者也。」

春，先生與袁簡齋（枚）先生致信，道謝隨園詩話曾採入己之作品。有與袁簡齋先生書：

「久耳高名，有如山斗，祇緣南北途遙，未能把晤，私心抱慽者五十年矣。昨王柏厓（光晟）使來，獲讀隨園詩話，始知老先生凌蹕千古，猶能採及葑菲，何幸如之！何感如之！謝謝！惟是詩中訛字頗多，尚須改正。昔北齋邢子才，喜思誤書。今先生同字子才，暇日思之，想亦爲甚適。此即可入詩話，爲騷壇增一故實。僕自髫齔，已好爲詩，苦因學淺才疎，未能有得。今將拙作彙呈，望高明指點，速有以化我也。

僕又接柏厓（光晟）書，言老先生年已七十六七，而僕亦年已七十一矣。（案：袁簡齋比先生長六歲。是年袁方七十六歲，先生剛七十歲。云七十一歲者，照俗例計算，多一歲。證見前。）吳越之遊，今生恐不能卜，意者蘇子訓銅駝陌上，或握手一笑耳！然隨園全集，要不可以不讀，祈遙頒一部足矣。方春鶯飛草長，江南處處爭迓神仙，惟頤養安恬，是所翹企！

再狄道先輩有張康侯牧公，及前安定縣令許鐵堂者，皆眞正詩人也。僕爲刻其遺稿，而貴門人楊君蓉裳（芳燦）曾加校定焉。表彰前賢，此係吾曹之要事，不但如並世之袞袞者，尚可聽其浮沉也。今寄來三種，想高人雅鑒，必能識曲聽眞，廣爲流傳，不亦快哉！使乎臨去，涉筆匆匆。附爲阿

暹世兄寄來毛纓一頭，絨挂一疋，附冀查收。兼請金安不一。」

三月，先生大著蘭山詩草一部分脫稿。

楊花松菴蘭山詩草序：『松厓先生主講蘭山，課士之暇，輒爲詩歌以自娛，藏之篋笥，如束筍焉。余適牧靈武，間歲來蘭時得晤對。先生出一卷見示曰「此別後所得也。」……請付剞劂，敬以數言爲喤引云。乾隆庚戌三月中浣。梁溪後學楊芳燦序。』

四月，先生韶友趙懷亭爲先生作看花圖。

看花圖自序：『牡丹殿春花也。洮陽地冷，四月乃開，富貴之來，何其暮耶？予松花菴中手栽數本，頗異尋常。……近復主講蘭山，凡歲看此花者，十不能二三焉。……會今年四月，皋蘭韶友趙懷亭，爲予作看花圖，人謂形容逼肖。……噫！予年已七十。（案：這年先生本爲六十九歲，茲多算一歲，證見前。）豈能久看花者？玩茲圖也，鄉思彌殷！請與牡丹約，來歲花前，甘心痛飲。當先爲老人開也！』

贈趙懷亭：『高人餘韻落丹青，隨處風嵐繞畫屏。欲識風流小松雪，皋蘭今有趙懷亭。』

五月，先生爲內兄李南若之妻劉孺人作墓誌銘。

李母劉孺人墓志銘：「劉孺人卒，年五十有九矣。時長子苞初選廣西陽朔知縣，次子莊亦隨兄任。道遠訃遲，故久未葬。迨庚戌五月，苞與莊始能踉蹌旋里，將以十月十九日窆孺人於北郊之祖塋，而求余爲志及銘。」

十月，先生爲陳母史孺人撰壽文。

壽陳母史孺人文：「予以舌耕，謬主蘭山講席，金城諸友，來往者實繁有徒，而明經陳子東村尤爲莫逆……會庚戌十月既望，爲孺人設帨之辰……東村之親友，相與登堂舉觶，而求予文爲壽。」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先生七十歲。

先生仍主講蘭山書院，大著文稿次編脫稿。

王曾翼松花菴文稿次編序：「嘗讀松厓文稿，而嘆其肆力於古者深矣……會今年春，復以次編示予，始知向之所覩，特其嚆矢耳。夫古人精進之學，多在晚年，所謂「庾信文章老更成」也。今松

匡年七十餘也。而主講蘭山，披吟不倦，從茲著作等身，與年俱進，所沾丐藝林者正未有艾也。……乾隆辛亥仲春銅里弟王曾翼拜首謹序。」

先生有五泉感舊詩，自註七十一，實則為先生逼年之作品。云七十一，多計一歲，證見前。先生又有一叢花詞一闋也曾題為五泉感舊。茲將兩藝併錄於後，詩云：

「五泉精舍列參差，乘興還來盡一巵。花鳥無愁山不老，沉吟多在夕陽時。」

一叢花：（五泉感舊。特遭回祿）「五泉亭畔五泉流，玉塞小瀛洲。朱甍碧瓦今安在？蕭然但衰草荒邱。雲外山堆，雪邊瀑掛，殘景尚悠悠！ 剎那猶記少時遊，煙雨醉僧樓。烏飛兔走渾閒事誰曾管白了人頭！木塔風高，蓮池月澹，何處不堪愁？」

冬，福嘉勇公（康安）出征藏衞，奏楊揆從行。（見清代通史。）「憶昨歲之冬，荔裳（揆）隨節相西征，因復與予相見。而河橋分手，猶拳拳索予之贈詩。」（楊蓉裳荔裳合刻詩序。）先生送詩云：送楊荔裳中書揆從軍：「上公天上下奇兵，間道先從鄯善行。日月山頭星宿海，好將題詠記

郵程。

橫海功勳並伏波，中間休息盾頻磨。破羌那用風雷檄。留作金鐃第一歌。

峨嵋雪嶺與天齊，縮蝟毛膠萬馬蹄。多少詩家談覽勝，幾人曾到大荒西？

蓬婆城外月灣灣，陟屺行人望早還。原上脊令沙上雁，作書先報賀蘭山。（時令兄蓉裳牧靈州。）」

按：楊荔裳（揆）是蓉裳（芳燦）先生之弟，先生怎的認識呢？先生說：「蓉裳久官甘省，與予論詩，嘗有水乳之合。後因蓉裳而識荔裳，則聲應氣求，亦同針芥。不圖疲暮獲見二難，迨亦老夫之幸與！蓉裳之詩，清空而華瞻；荔裳之詩，幽秀而端凝。舉六代三唐之奇勝，萃於一門，求之近人，迨絕無而僅有乎！」（楊蓉裳荔裳合刻詩序。）是蓉裳荔裳，眞可謂難兄難弟。「從古詩人多矣，而兄弟齊名者殊少。……彼士衡士龍，孟陽景陽，負乎尙已。第讀張氏之詩，則兄不如弟；而讀陸氏之書，則弟又不如兄。求其塤篪並奏，花萼聯輝，手筆略同，而才情亦不相上下者，其惟梁溪二楊乎！」（仝上序。）但不獨蓉裳荔裳是詩中能手？他們的小弟弟蘿裳還算是後起之健。先生很詼諧的

說：『予聞二楊之三弟蘿裳，亦詩人也。年甫弱冠，而氣已無前，充其所造，恐蓉裳荔裳難爲兄耳。後生可畏，來者難誣。吾願蓉裳荔裳鎔金鑄石，精益求精，勿待阿奴火攻，而始堅其壁壘也。』（仝上序。）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先生七十一歲。

先生仍主講蘭山書院。

先生數年來主講蘭山，年終大約旋里，春正復返蘭。有元夕出門後戲作：『柏酒傾春夕，花燈照別筵。風霜新白髮，筆墨舊青氈。……且探囊底智，聊覓杖頭錢。』足見一斑。又有：

夜夢松花菴中花木盡枯，爲之惆悵！覺而幸其爲夢也！『正月離家臘月歸，故園松菊恐全非。花神夢裏添蕭索，應勸先生早拂衣。』

歲晚：『歲晚尙淹留，寒生季子裘。壯心隨日短，殘夢逐年遒。雪淨三條嶺，雲深七道溝。遙知前路去，春酒正堪篘。』

孟春，先生序鄉人馬繩武偸閑吟。

題馬繩武偸閑吟並序：「馬君繩武，市隱者也，……幼從師讀書，僅月餘而廢。中年忽學作詩。……時有佳句。……往予纂修州志，曾錄其絕句二首。……後於乾隆辛亥六月以疾辭世，……會壬子孟春，諸同人及其子士傑，求予數語以概君之生平。予老矣！多言則厭，因漫題二絕句……庶奕禩子孫，知其先有窮約之詩人也。

市井勞勞六十秋，啣杯雅趣亦風流。百錢纔足惟哦咏，樂志眞同古少遊。

坯土茫茫夜月寒，伯牙古調爲誰彈？惟餘一卷偸閒草，留與兒孫世世看。」

暮春，先生接袁簡齋（枚）先生覆信，並答之。

袁簡齋先生信道及仰慕之忱，曾說：「文人之生於世也，天必媒之使相悅，介之使相通，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僕與先生年俱老矣！相隔之路，亦甚遠矣！以常情測之，無幾相見，無信可通，此必然之勢也。不意前歲遼州王柏厓（光晟）來作少尉，讀其詩，驚衙官中有屈宋，問其淵源，云自宗師於先生，因此又得讀先生之詩，新妙奇警，奪人目光。因憶生平編纂詩話，十五省中，獨甘肅無詩，如國風之遺吳越，心常缺然。忽得先生以補之，豈非周亞父之兵，從天而下哉？聲應氣求，天之所相，非偶然也！柏

厓近又以尊札及全集見示，如飢十日而得太牢，窮晝夜哺啜之而不能卽休焉。所指誤刻之字，都已劃改，虞美人詩亦已補全。惟所云新刻三詩，只寄有二張而無許鐵堂，想封信時偶爾遺失耶？又大集中見星樹蓉裳兩弟子，俱得廁名其後，誠何幸也！但未知蓉裳現官何方？有信一函，望爲交付。又尊作有送星樹旋里詩，何至今未歸來耶！便中並希示知。蒙賜阿遲粘絨兩纓，謝謝！袁枚頓首。」

案：此札與現時坊間出售隨園尺牘中與臨洮吳信辰書頗有出入，茲從原本。

答袁簡齋先生書：「暮春之杪，忽接瑤函。萬里神交，恍如覿面，再披柏厓手札，知杖履優遊，興復不淺，益爲之欣慰也？承爲駢體古文及遊山尺牘各種，隨風咳唾，皆成珠玉，諷誦之餘，覺雲氣花香，飛來紙上。佩服！佩服！除夕告存詩，自譽自嘲，亦狂亦達，將來屬和成編，豈非千秋佳話哉！僕少讀二氏之書，頗費鑽研，但今年七十二矣。（案：先生實在年齡這年爲七十一歲。）而晝夜之道，總未了然。捧讀佳章，不覺怦怦心動。敬和十章，彙呈三稿，以備推敲。見大敵怯，而自以爲惑，理固然也。惟高明嚴加取去，改存三、四首足矣。憶生當並世，而把晤仍難。白首相望，未知明年各作何狀？似此書隔歲而始一達（案：辛亥年春，先生與袁簡齋先生去信，辛亥除夕，簡齋有告存詩。簡齋爲七十六

歲。原來簡齋先生比先生長六歲，見前。到第二年壬子暮春，剛隔一歲，先生始接到覆信，並告存詩。斯年袁簡齋先生已七十七歲，先生爲七十一歲無疑。）意者天或憐吾二贅，而更留不盡之桑榆乎？蓉裳現官靈州知州，寄書已到，指日當有回音。星樹久與周方伯同赴安徽，乃於明師處渺無音問，殊可異也！耑此佈候起居，兼詢阿遲學業及韶友霞裳雅況。霞裳若有報章，僕當遙賦停雲，不必形容之入夢也。臨穎情思惘惘，與雁信俱南。至於千秋事業，則尺牘不能盡矣。」

袁簡齋（枚）先生除夕告存詩的起因，他說：「三十年前，相士胡文炳道：「余六十三而生子，七十六而考終。」後生子之期，絲毫不爽。則今年七六之數，似亦難逃。不料天假光陰，已屆除夕矣。……喜而有作，並請同人和之。」先生有和袁簡齋先生除夕告存戲作十首，並序說：「此詩凡前後十一首，今分載八首於予詩後，以見莛鐘之應。」茲一併節錄，以見兩先生之「自嘲自譽，亦狂亦達。」

「珠生老蚌故遲遲，其說唐生相法奇。不是龍蛇偏貸汝，梅花猶欠亥年詩。（袁詩：「臘盡春歸又見梅，金烏玉兔也輪迴。人人有死何須諱，都是從前死過來。」）

七十韶光又七年，赤虬促駕已遷延。玉樓喜召青春客，作記何煩用老仙？（袁詩：「休怪斯人

萬念空，一言我且問諸公：韓蘇李杜從頭數，誰是人間七十翁？」）

地下詩官總愛才，櫻桃拈句沈郎迴。生曹自注延齡籍，莫笑冥鑯久不來。

柏葉徐傾酒一尊，戲吟詩句待招魂。神荼鬱壘應惆悵，忿客能來應打門。（袁詩：「輓詩最好是生存，讀罷猶能飲一尊，莫效當年擬宋玉，九天九地亂招魂。」）

先生自笑門無鬼，弔客爭誇筆有神。且散釀齏三百甕，休勞執紼數千人。

夕陽佳景任蒼山，便近黃昏亦等閒。賴有司晨能腷膊，一聲也似出函關。（袁詩：「過此流年又轉頭；關心枕上數更籌。諸公莫信袁翁達，未到雞鳴我尚愁。」）

生前薤露耳能聽，相術公然後不靈。却笑蝠仙曾詐死，誰將佳句挽銀青？（袁詩：「久住人間去已遲，行期將近自家知。老夫未肯空歸去，處處敲門索輓詩。」「相術先靈後不靈，此中消息欠分明。想教邢璞難推算，混沌初分蝙蝠精。」）

上界仙人笑裸虫，不應七十早稱翁。冥司若有修文榜，願與先生考幼童。（彭祖與壽星同考幼童，本出笑談。緣題有戲作二字，故聊博簡翁一粲耳。）

從然天地一春秋，馬捶誰能問髑髏。識破浮生皆役役，人間小住亦風流。

遊戲春風歲已多，屠蘇飲罷自呵呵。與君俱是臨行客，且唱陽關盡洒歌。（袁詩：「天上匆匆守歲忙，天公未必遣巫陽。屠蘇酒熱先生笑，此是盧循續命湯。」「生壙司空久造成，家家生輓和淵明。如何竟爽鄧都約，唱殺陽關馬不行。」）」

中秋大雪，先生作詩紀之。

中秋大雪，壓折牡丹甚多，紀詩四首：「乾隆壬子中秋夜，不見蟾光見雪光。雲外天香飄處處，却疑金粟變銀砂。

瓜果筵前一夜風，鵝毛蝶翅滿長空。老夫紀異傳詞客，可是陰晴萬里同？（各處但雨卽同，不必雪也。）

清曉園林曳杖看，雜花齊仆玉闌杆。高枝壓斷緣多葉，第一牽愁是牡丹。

折枝都是玉嶙峋，欲護長條更惱人。霜女風姨隨月姊，翻教滕六困花神。

先生這年秋，似曾在家。因爲本詩後自記：「繼聞皋蘭寧夏是夜皆雪，而西安亦雨，萬里同陰晴

之說，其信然耶？」或者先生是趁中秋節日旋里一次，所以在家。

復次先生一生最嗜牡丹，嘗以「我憶臨洮好，……牡丹開徑尺。」自豪。就是這一年先生七十多歲的人，「人生七十古來稀。」還是興致勃勃的栽培牡丹，「七十年餘二，（實計先生這年七十一歲。）吾猶種牡丹。花開那可待，留與子孫看。」（移栽牡丹。）「看得春光到牡丹，煙晨月夕暫盤桓。花如富貴稱名好，詩遇神仙屬和難。紅雪乍飛金鑿落，碧雲遙護玉欄杆。懵騰一醉堪千古，莫作西風茶葉觀。」都是多麼酷愛牡丹？不但此也，先生對於牡丹的嗜好意趣，見諸吟詠者還有：

牡丹：「老來幽事頗相關，花下榛蕪手自刪。最是年年惆悵處，牡丹開日在蘭山！」

觀駱氏園牡丹：「枹罕花稱小洛陽，金城得此詎尋常！但能醇酒千壺醉，安用雕欄八寶裝。大帥雄風傳北勝，美人國色在西方。竹間水際今猶昔，豈獨聲華重李唐。」

陳子盎談河州牡丹之勝，悵然有作：「牡丹隨處有，勝絕是河州。及爾談今夕，令予感舊遊。風清和政驛，月滿鎮邊樓。只恐重來此，名花笑白頭。」

皋蘭牡丹盛開，偶閱方壺春晚客愁一絕。忽增惆悵，因次韻六首：「攜得金城酒，敲門問牡丹。

亦知身是客，權作主人看。

三萬六千日，幾回看牡丹。若教花有語，先儘老人看。

洮水多花木，牽情是牡丹。吾園如綺繡，今日定誰看？

憶昔遊齊楚，鄉心繫牡丹。歸來今數載，仍向客中看。

富貴尋常有，風流羨牡丹。此花同晝錦，好是故鄉看。

絕調清平少，吾應愧牡丹。天香兼國色，祇作露華看。」

案方壺詩云：「十載干戈後，辛勤蒔牡丹。豈知身是客，借與別人看。」

王友益送牡丹：「正是廉纖穀雨時，牡丹驚見兩三枝。花如富貴來何晚，調繼清平老不辭。折贈應慭書館蝶，醉吟堪付酒家龜。故園佳種今存否，誰倩東風報我知？」

看花河州，而牡丹不能遽開，因題胡氏園壁二首：「吾愛鼠姑好，特來天盡頭。叩門春寂寂，拂檻意悠悠。河朔方豪飲，天台只暫留。匆匆歸興，懶上鎮邊樓。

胡氏三三徑，間人日日遊。將毋花近眼，亦待錦纏頭。羯鼓幾時得？麴塵何處留？春山啼萬鳥，風

雨爲誰愁？」

先生嗜好牡丹，眞好像發了狂。有一日先生友人王子優邀賞芍藥，先生猶不能忘情牡丹，塡玉蝴蝶詞一闋紀之。

「纔送花王歸去，春風不語，暗惜流年。何意山人邀客，又設蔬筵。出青郊卽遊林下，循綠水忽到亭前。依然沉香國色，異質同姸。（下略）」

周濂溪（敦頤）先生說：「菊，花之隱逸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牡丹之愛，宜乎衆矣！」他的意思是說：菊花性能傲霜，秋圃晚香，不和千紅萬紫的桃李爭姸，是隱士的象徵。蓮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淸漣而不妖，亭亭淨直，不蔓不支。」是人格高尙的君子的象徵。牡丹色絕鮮豔，異香噴鼻，可惜花期最短，是一個過眼浮雲的富貴的象徵。所以愛牡丹的人，不是眞正愛牡丹，是一個「熱心富貴」的表示。其實「人以類聚，物以羣分。」這中間有些不可捉摸的神情密似的道理。陶淵明「無適俗韻，」就愛「古香古色」的菊。林和靖「足不適市，」就愛「暗香浮動」的梅。周濂溪「道貌岸然，」就愛「淤泥不染」的蓮。屈靈均「獨淸獨醒，」就愛「孤芳自賞」的蘭。

至於說竹子就是比賢人，說松柏就是比有節操的人，說凌霄花就是比趨炎附勢的下流人，說柳絮就是比性地顛狂的輕薄兒……都是一樣的道理。先生這樣嗜好牡丹，念念不忘，似乎一肚皮的富貴，反令人覺着「俗不可耐。」不！不！先生絕對不是熱心富貴。看花圖自序：「自念少而遊學，壯而任宦，近復主講蘭山，凡歲看此花者，十不二三焉。豈富貴在天而名花亦復如是歟？」是先生知富貴乃身外之物，不一定能夠到手，惟遇此名花，「國色天香。」每天對着賞玩，是多麼瀟灑自得！如牡丹歌：

「惟木芍藥，厥儔寡兮。姚魏人臣，稱名下兮。富貴可欲，王不可假兮。雖非幽蘭，亦王者兮。」

先生的意思，多麼明白！他以為牡丹是「花之王。」能好牡丹，就是與王者居，比世人所好的富貴何如？再看：

「金谷上寒月，青溪吹悲風。韓令斲鼠姑，慘澹將毋同。我性耽此卉，買栽得數叢。花開如蛺蝶，食宿於其中。咄嗟瀼溪子，月旦苦未工！

隴上高且寒，洛花四月開。精光滿天地，不及豔陽來。我生值此辰，懸壺當高臺。香風吹朱萼，片片落酒杯。富貴晚亦可，翁子何必哀！（牡丹。）」

先生不贊成周濂溪「牡丹，花之富貴者也。」的批語。他是「花開如蛺蝶，食宿於其中。」「國色天香」的美人，環侍左右，先生眞是「風流富貴。」好像林和靖「月明林下美人來。」把梅花當作如意夫人一樣。我們千載而下，都羨慕林和靖的「梅妻」的瀟灑，怎能反對先生「食宿於其中」的嗜好牡丹呢？況先生說「天香與國色，祇作露華看。」「兼深禪理」（李撰傳略。）的先生，早看透「花花世界，」認爲「空卽是色，色卽是空。」「擧吾目中之景。無非吾意中之詩；卽擧古今之詩，無非吾目中之景。粒粟藏大千世界，芥子容廣大須彌。」（周大澍松花菴雜稿詩跋。）我們怎能說先生愛牡丹就是愛富貴呢？

十一月先生友人王西莊（鳴盛）爲先生作詩集序，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九三。）先生七十二歲。

先生仍主講蘭山書院。

予自主講蘭山，不看家園牡丹者又八年矣。値茲花期，憮然有作！「牡丹眞富貴，狄道頗稱雄。絕豔生天末，芳華比洛中。八年予在外，半月爾成空。安得神僊術，年年醉老紅。」

先生雨中會遊五泉。

李雁川雨中邀飲五泉二首：「青笠紅衫上五泉，水竿風鐸響泠然，遊人莫恨蒼苔滑，妙領山光是雨天。

翠微深處起樓臺，天外黃河入酒杯。看盡東川三百里，柳煙花霧繞蓬萊。」

秋，先生由蘭山書院旋里。

李撰傳略：「乙巳受使相福嘉勇公（康安）聘主講蘭山書院……教授八年，於癸丑秋得風痺疾以歸。」案先生自乙巳年主講蘭山書院，至癸丑年已九年。茲八年云者，大約先生乃乙巳秋到蘭山，至癸丑秋，剛八年。

王芍坡先生書來問疾感而有作：「藥煙影裏繁燈燼，感愧芍坡詢老夫。臥病幾亡廿谷水，開緘如見輞川圖。移花種竹情猶在，（余擬趁秋分移栽花木，然竟不果。）作佛成仙理總誤。從此觀身如委蛻，任教佳誄念嗚呼！」

自記：「作是詩後，方欲寄公，而公已棄世矣。因存此以誌知亡之感。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先生七十六歲。

這年先生死。

李撰傳略：『至嘉慶丁巳卒，年七十七。先生素自比羅昭諫（隱），而年適相符，亦一奇也！』

案：羅昭諫（隱）先生生於唐太和（文宗）七年，癸丑（西曆八三三）卒於後梁開平（太祖）三年，己巳（西曆九〇九。）年剛七十六歲。先生這年實在年齡爲七十六歲。傳略作先生卒年七十七，是按俗例計算，當多一歲。

先生死後，一班門人故舊，都感念非常，遂由『門人私謚曰文惠先生。』（李撰傳略。）

先生遺著有：松花菴詩草，松花菴逸草，詩餘，遊草，蘭山詩草，律古集，唐，四書六韻詩，沅州雜咏集句，瀟湘八景集句，韻史，聲調譜，八病說，松厓文稿。以上諸書清宣統二年狄道後學彙爲一卷，重刊，題籤曰松花菴全集。又有制藝試帖，稗珠詩話，古唐詩選，諸稿，藏於家，今皆散失。

三　後記

先生有子三人，姪一人，孫一人，和弟握之均能詩。

李撰傳略：「有子三人，長承祖，太學生，已卒。次承福，太學生，次承禧，州庠生。二君積學敦品，皆以能詩世其家。」王西莊（鳴盛）松花菴詩集序：「介弟握之，猶子洵可，詩皆有興趣，予未暇編序也，序松厓牽連及之。」草舍吟集句序：「吾弟握之，業賢而嗜詩，其集唐約三百餘篇，乃先出其草舍吟五七言律各三十首，而問序於予。」

先生自記：「周蓮塘學憲歲試蘭州生童，……時三兒承禧姪孫槐幸皆遊泮，其試卷詩賦，亦蒙刻關中校士錄。」先生居然以詩學傳家。但是承禧和槐兩先生的試帖文字，本一時應制之作，亦無若何之價值。特錄兩首，以見先生若子若孫之文思，作本譜之結束。

賦得碧愛新晴後。

吳承禧

「遠岫嵐光碧，高齋薺色新。蝃蝀收汗漫，翡翠集嶙峋。省直傳觀雨，郊遊待浥塵。窗橫螺髻黛，杯映鴨頭春。麗日初延景，清風最可人。厭聞泥滑滑，快覩石粼粼。花重紅猶溼，苔綠深正勻。香山詩有畫，吟賞趁芳辰。」

賦得惜分陰。　吳槐

「冉冉光陰度，人須愛惜殷。將陶如較禹，彼寸我宜分。秬黍誰先累？膏油自續焚。星盤聊起算，圭表即增勳。曖曖桑榆景，悠悠鹿豕羣。何能拋白日，總欲致青雲。浩嘆蜉蝣促，常懷蟋蟀勤。樗蒲眞忨愒，遊戲莫紛紛。」

松花道人吳鎮歿後一百三十六年脫稿於平涼。